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侯

鳴

皋

翻

譯

Sidny Kinsley

原

著

# 民主元勳

傑佛遜總統傳

文  
建  
出  
版  
社  
版

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Sidy K'nslep 原著

侯鳴察 翻譯

# 民主元勳

文建出版社 版

# 民主元勳

• 第三幕 •

版權  
所有

定價：  
國幣

原 著 Rodney Kinsley

翻 譯 侯 鳴 皋

發 行人 謝 孟 琦

出 版 者 文 建 出 版 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 人物表

編者

湯姆士·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美國首任國務卿第 二 任總統)

蓓 珊 (Patsy)

(其女)

瑪 莎 (Martha)

(其亡妻)

詹姆斯·梅迪生 (James Madison)

(參議員，美國憲法起草人，第四任總統)

亚历山大·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美國首任財政部長)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美國首任總統)

衛 兵

亨佛萊司上校 (Colonel Humphreys)

(華盛頓之侍衛長)

詹姆斯·伯 (Jacob)

(鐵匠)

奈 特 (Ned)

(旅館侍者)

馬 脫 (Mat)

(鐵匠的伙計)

詹姆斯·門羅 (James Monroe)

(美國第五任總統)

漢密爾頓夫人 (Mrs. Hamilton)

亨利·諾克斯 (Henry Knox)

(華盛頓時代之美國軍事部長)

男 僕

范諾先生 (Mr. Fenne)

(作家)

賽比泰 (Jupiter)

(傑佛遜的黑僕)

康萊特太太 (Mrs. Conrad)

(公寓主人)

邊 瓦 (Frontiersman)

倫 道 夫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荷瑞之子)

安 妮 (Anne Randolph)

(荷瑞之女)

拉法伊脫 (La Fayette)

(法國革命領袖拉法伊脫之子)

序

幕





一七〇九年。海船甲板一角。滿天星斗的夜晚，帆船風輕，波濤洶湧，船上轟轟烈烈。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少女憑着船欄，盡望海面，傑佛遜和他的女兒蓓珊。

傑佛遜頰長而消瘦，臉上充滿着敏感，溫和，幾乎像婦人一樣的仁慈，他已脫去了當時流行的假髮套。頭髮被微風吹着，紅色中夾着幾根灰髮。他的女兒，年近二十，活潑，溫存，美麗，在他們上面，有一個舵手在駕駛，只見影子，不辨面貌。

（船主走近他們）

船主 傑佛遜先生，你好。

傑佛遜 船主，你好。

蓓珊 船主，我們快到了嗎？

船主 只要我們不走錯路，遲早總會到的。怎末，有點心焦嗎？

（蓓珊微笑）

傑佛遜 請問，回美國的船，能依時到達嗎？

船主 有時候要遲幾天的。（向天仰望）也許要起風了，先生，你們還是進艙裡去吧。（他行禮下

。蓓珊和傑佛遜仍然注視着海。）

蓓珊 我在想，我們現在家裡的情形，會不會跟我記得的一樣！

傑佛遜 也許不會有大變動吧；我們離開家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姑娘呢。

蓓珊 好像有好多年啦！

傑佛遜 是嗎？

蓓 珊 真奇怪，現在我們居然又回家了，這幾年，在巴黎忽然覺得好像做夢一樣，是嗎，爸爸？

傑佛遜 是的。（她微微嘆息。傑佛遜望着她，微笑。）

蓓 珊 我們不是先到紐約？

傑佛遜 （搖頭）我們直接回家。

蓓 珊 我以為你要立即去見華盛頓總統呢。

傑佛遜 我們先回家，去辦理你結婚的事。

蓓 珊 總統不會等您的答覆嗎？

傑佛遜 不十分要緊——不會的。

蓓 珊 爸爸？

傑佛遜 唔？

蓓 珊 我正在想。

傑佛遜 想什麼？

蓓 珊 你看我們把這件事情打消了好不好？我不結婚了，好不好？

傑佛遜 爲什麼要打消？

蓓 珊 要是你接受了總統的要求，你就得長住在紐約了。你一生中將要第一次孤單地生活了。你一定非常難過的。我很知道你的。

傑佛遜 可是不想接受總統的新任命。

蓓 珊 您還沒有接受？

傑佛遜 他給我考慮的自由，所以我當然可以拒絕的。

蓓 珊 (大大地放了心) 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

傑佛遜 我沒有機會和你說。(靜默) 你知道，親愛的，我很早就發覺我的性格是不適於從事政治工作的，我上次所以接受做法國大使，只是因爲當時你母親剛去世，我感到非常空虛……我想調換一個環境也許 (話突然中斷)

蓓 珊 我知道，爸爸。(二人都望着天空，靜默片刻。)

傑佛遜 時間和空間似乎都消失了。

珊 我恆願她還在家裏等着我們。

傑佛遜 你說你母親？

珊 是的。我想到了家，就想到了母親。她總愛和我講起你們結婚那晚上的事。

傑佛遜 是嗎？

蓓 珊 在花園的一間小屋裏，堆滿着你的書，圖畫，和你發明的東西，堆得人也走不過。

傑佛遜 (微笑) 不錯。

蓓 珊 她請你怎樣點起了一根蠟，發現了一個工人留在你書堆裏的半瓶酒。那時候，媽媽彈着鋼琴，你拉着小提琴，你們唱着歌。

（起風了，傑佛遜拉緊了一下大衣。）

傑佛遜 起風了，對不起。（起步下）

蓓 珊 你到那兒去？

傑佛遜 我去看看你妹妹。

蓓 珊 她睡着了，爸爸。

傑佛遜 她也許把氈子踢掉。氈子不蓋好會受涼的。我們不願意她傷了風回家去。（他下）

蓓 珊 （追着叫）爸爸！

傑佛遜 （在後台）唔？

蓓 珊 我去吧，你在這兒等我。

傑佛遜 好的。（再上場）

蓓 珊 我就回來。

（蓓珊下。傑佛遜望着遠空出神。催眠曲似的潮聲……。月光漸漸黯淡，直至船和人都變成了剪影。輕柔的音樂隱約可聞。彷彿有人在海裏跳舞，慢慢地，顯現出一座仙崎似的房屋的外景，傑佛遜的故鄉蒙特山羅（Monticello）——下着雪，雪把屋子深深地包圍着。）

（在後聽見笑聲。少年時候的傑佛遜和他年輕而炫目地美麗的妻子瑪莎上，二人拂去了大衣上的雪花）（譯註一）

瑪 莎

世界上有誰度過這樣的新婚之夜，湯姆，我敢說，那最後的幾里路，我們的馬是從雲裏滑過



來的。

傑佛遜（指着屋子）瑪莎，就是這所屋子。

瑪莎（回頭。驚嘆）喔，湯姆！

傑佛遜 你歡喜這屋子嗎？

瑪莎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 真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傑佛遜 專爲你設計的，瑪莎。（執瑪莎手）

瑪莎 真是太可愛了

傑佛遜 你的手冷得像冰一樣，來罷！

瑪莎 不，我要站在這兒，再多看一分鐘。好嗎？

傑佛遜 要到四月裡，屋子才能蓋好，現在我們只能住在花園裡的那間小屋子裡。（抱歉地）那屋子只有一個房間。

瑪莎（笑）像一隻地老鼠。不到春天我們是不想動的。（四週一看，留戀不捨，指台後）你常提起的書峯山在那邊嗎？

傑佛遜（點頭）那是一個山頭，瑪莎，太陽用金子塗抹着山頂。大自然從山頂撒下一塊神祕的地氈，下面是岩石，河流，山峯，森林……

瑪莎 我等不及天亮了。

傑佛遜 當暴風雨快來的時候，你可以往下墜到大自然工廠，看她製造雲彩，製造冰雹，風雲和閃電

在你腳底下壓過。

瑪莎 湯姆，親愛的！

傑佛遜 怎麼，瑪莎？

瑪莎 我說不出，你待我這樣好。

傑佛遜 我怎樣待你好？

瑪莎 我沒有遇到你的時候，周圍的環境和一批無聊的小人使我失去了信念，我覺得世界在崩潰，生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東西，於是，一天晚上我遇到了你，在一陣愉快的談笑之後，你沉重地和我談話，我就突然愛了你，我不僅是愛了你一個人，我好像愛了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她說話突然中斷，他注視着她。大笑。）噢，湯姆，你爲什麼笑？

傑佛遜 要是我能够活到一百歲的話，閉上了眼睛——也會想起你現在的模樣，親愛的，臉上有雪，眼睛發光。

瑪莎 喔，湯姆，我只能說我現在快活。

傑佛遜 是嗎？

瑪莎 我要你親親我。（他輕輕地吻她）

傑佛遜 當我們生活在愛人的嘴唇，

我們享受了人生一切的歡欣。

願他的靈魂飛昇天國，

那第一個人——他發明接吻。

（瑪莎大笑，二人擁抱）

瑪莎 你會永遠這樣愛我嗎，湯姆？

傑佛遜 永遠，永遠，永遠，（她打了一個寒慄）你發抖？你冷了。

（燈光忽然轉暗）

瑪莎 有點兒。

傑佛遜 來罷，我的太太（他雙手將她抱起）讓我們點起火來，使你溫暖，溫暖到地久天長。

（他抱她下，忽然狂風怒號，遠遠人聲嘈雜。）

船主 （在台後）船靠左走！

（蒙特山羅景漸漸消失。船主上，走近正在迷夢中的傑佛遜的剪影）

船主 碰到了一點壞天氣。你還是下面去吧，先生。（狂風怒號，舵輪旋轉聲）海金，當心舵，靠左走避風。

（台後應聲：「知道了，船主。」台後人聲嘈雜。船主下。話越說越響，近乎爭辯。）

（顯現了另一個場面，年青的傑佛遜，坐在辦公桌後，桌上放着一捲稿紙。聽音聽得清楚了，他望着他左右反對他的人）（譯註二）

第一個聲音：喬治亞州反對這個宣言。

第二個聲音：這個宣言，不過是漂亮的理論。

第三個聲音 卡羅利那州也反對。我提議把反對奴隸買賣的一段文字取消。喬治亞州和卡羅利那州反

對！

第四個聲音 提議取消反對奴隸買賣的一段。——贊成取消的請舉手！（傑佛遜四周一望，非常失望。計算舉手數。）反對取消的請舉手（傑佛遜舉手）！提議通過，請你把這一段文字取消。

（傑佛遜痛苦地把一段文字塗掉。）

黎特（註譯三）的聲音 第二段我也不喜歡。

傑佛遜 可是這是宣言的重要部份，朋友。我們不是想慢慢地爭取自由，一寸一寸地爭取？

另外一個聲音 這第二段用意何在，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是把一切有錢的人都趕到保皇黨那方面去了。

傑佛遜 你們推我起草獨立宣言，我已經起草完畢。我並不反對修改。可是這是愛國精神的明白表示。我們的人民需要它。

黎特的聲音 從立法的觀點上看……

傑佛遜 移植到美洲來的人民，用他們的血汗創造這塊土地，他們都是勞動者，不是法律家。

特的聲音 算了吧，兄弟！你總得有先例。你能在歷史上找個這樣的例子給我看看嗎？

傑佛遜 在歷史上你曾見過這樣的新世界，和這新世界裡的人嗎？什麼地方我們會見過這樣倖幸的土地，能依據人類的權利建立起一個新的自由的社會？先例？讓我們創造一個先例。創造一個好的先例比模倣壞的強。



黎特的聲音 先生，你知道這樣做法結果會怎樣？

傑遜佛

（抑制着感情，起立，走至桌前，向會議演說。）今天我是在座中最希望相互諒解的一個人。但是，我的性格，是寧願死，不能犧牲自由。而這個宣言，我是代表美洲說話。我很痛心，我知道一場血戰是難免了。可是，我們既然被迫應戰，我們就必須拚命的打擊敵人，痛擊敵人。我們一定要教訓萬惡的暴君，告訴他，我們不是被他打了還要搖尾乞憐的畜生，但是，單單這樣還不够，我們正在奠定我們萬世的基業，我們子孫萬代的將來的基業。我們的人民已經打了一年仗了（譯註四）——爲什麼？（他拿起文稿）爲這個，讓我們把這個寫出來給他們，馬上給他們。現在是我們支持爭取到的自由的時候。固然，現在人民在流血和死亡，我們不必太拘泥於文字，可是明天，他們也許會疲勞而疏忽了，那時候，新的暴君就會利用舊有的法律做工具，來重新剝奪他們的自由。現在是創造自由世界的時候了。現在！不是將來。

黎特的聲音 這一點我還要同你爭辯下去。

傑佛遜

（兇狠地）在這樣會裡，沒有誰比我更焦急地想料理點私事而回家去，我的妻子病了，她快要生產了。我留在這裡，她在家担負我一切的工作，我真急得要發瘋了，可是，如其有必要，我一定在這裡留過了夏天，爲這一句話奮鬥到底。

（停頓）

黎特的聲音 好吧，唔，再念一遍。讓我們再考慮一下。

傑佛遜

（坐下，讀文稿，聲音充滿着情感。）我們認定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他們應有這些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那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獲得這些權利，人民自動組織政府，必須獲得了人民的同意，政府才能有正當的權力。

（自由的鐘聲響了。青年傑佛遜的臉上充滿着一種近乎神聖的光輝，光輝漸漸增強，然後慢慢地減退至於消失。全場黑暗，船和人的矇矓的剪影都不見了，在黑暗中，鐘聲愈來愈響，然而聽不見了——輕柔，甜密，幽靈似的音樂起……瑪莎的影像出現了，臉上帶着苦笑。船上的迷夢者也重新顯現，他伸出一隻手。）

傑佛遜

（低聲自言自語）原諒我，瑪莎！我要求你付出的代價太高了。饒恕我罷！我想創造一個幸福的的世界——爲我們；可是當我正在尋找這世界的時候，我就失去了你。（瑪莎的鬼魂在苦笑，搖頭）喔，親愛的，在我所想像的未來世界的每一幅畫裡，都首先有你的影子。沒有你，也就沒有這些圖畫。……

蓓珊的聲音（在後）爸爸！

（瑪莎的鬼魂伸出了一隻手，慢慢地消失。蓓珊上）

蓓珊 爸爸。（燈光慢慢亮起來，船身顯現了。蓓珊站在他身旁。）瑪麗亞睡得很好，爸爸。

傑佛遜 唔？

蓓珊 她睡着了——妹妹。

傑佛遜 喔，好的，她有沒有踢掉氈子？

蓓 珊 踢掉了，我又把牠裹起來了，裹得很緊。

傑佛遜 好的。

蓓 珊 你在出神，你在想什麼？

傑佛遜 囉，沒有什麼，親愛的。就是想。

（船頂上瞭望者突然呼喊：「靠岸了。」，船輪底下也呼喊著。船頂上叫聲：「船向右靠，進港了！」）

蓓 珊 爸爸，那邊就是。你看見嗎？

傑佛遜 沒有。那兒，蓓珊？那兒？

蓓 珊 那燈光！那邊！

傑佛遜 （如大夢初醒）是的，靠岸了。美國到了，蓓珊。

蓓 珊 我們又回家了。

~~~~~

第一幕

景：

一七九〇年春，紐約。百老匯下街的麥康大廈，總統的官邸。華盛頓總統閉緊了嘴，凝神聽取詹姆士，梅迪生和亞力山大。漢密爾頓說話，梅迪生未老先衰，有學者風度，漢密爾頓矮小，漂亮，年輕，態度鋒芒，舉止傲慢，亨佛萊司上校，衣着華麗，態度做作，站在一邊，他的臉部表情，隨漢密爾頓的神色而轉移。

梅迪生（激昂地）如其漢密爾頓上校的財政法案再度提出，國會還是要否決它的。

漢密爾頓（冷淡地）梅迪生先生，我倒很想把你們國會裏的幾個主腦人物，硬拿來打成一片。梅迪生 那有什麼用呢？

漢密爾頓 至少是一種統一的方式。

梅迪生 但這是種什麼方式？那倒是個問題。

漢密爾頓 大聲叫喊：「投機取巧！」而那個法案實在并不是這樣的，你也知道。

梅迪生 恰恰相反。我并不知道。

漢密爾頓 南方各州所以反對這個法案，是因為恐怕這法案更有利于北方，這點你能否認嗎？

梅迪生 那末他們能不能反對？能不能呢？

漢密爾頓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是的，他們可以反對。但結果怎樣呢？（他轉向華盛頓，勸說）現在

這個脆弱的政府所迫切需要的，是鞏固財政信用。  
梅迪生 對。可是你的法案能達到這目的嗎？

漢密爾頓 不能？那末，維奇尼亞州的聰明飽學的議員能提供一個更好的方法嗎？（譯註五）

梅迪生 漢密爾頓！個人的人格並非我們討論的對象……

華盛頓 二位！二位！梅迪生先生，謝謝你的好意見。政府當然不能干涉人民的立法權的。

梅迪生 謝謝你！

漢密爾頓 可是，總統先生！你……

華盛頓 國會一定會考慮你的法案的價值的。

梅迪生 再見，總統先生。（向漢密爾頓鞠躬，漢密爾頓大怒）再見，漢密爾頓上校。

漢密爾頓 恭賀你，你得到了光輝的勝利。（梅微笑，搖頭，下。漢密爾頓轉身向華盛頓）我警告你

，先生……

華盛頓 慢慢來，上校，堅決而不急躁。是我們的政治信條。

漢密爾頓 我想我不得不辭職了。

華盛頓 又來了，小孩子！

漢密爾頓 我不能用空氣來建立國庫。

華盛頓 我知道，孩子。我知道。（他把幾張紙遞給漢密爾頓）替我核對這些數目。（他丟去另外一

些文件）我們晚上再談。我太太想請你和你太太來談談。

漢密爾頓 我太太睡在床上。

華盛頓 是麼？有什麼不舒服嗎？

漢密爾頓 沒有。

華盛頓 又有孩子了嗎？

漢密爾頓 快生了。

華盛頓 天啊！小伙子！恭賀你。

漢密爾頓 （大笑）謝謝你，總統先生。現在我去核對這些。還有別的事嗎？

華盛頓 沒有了。

（漢密爾頓欲下，衛兵上。）

衛兵 駐法大使，傑佛遜先生到！

華盛頓 喔！好！請他進來。

衛兵 是。（衛兵下，漢密爾頓回身）

漢密爾頓 傑佛遜在紐約嗎？

亨佛萊司上校 他昨晚上到的。（漢密爾頓兩眼瞪着他。亨佛萊司不知所措。）我以為你知道的，亞

力克……我……

漢密爾頓 （忽然緊張地向總統）我們可以轉機了。傑佛遜一定能說服南方各州，通過我這法案。

我還沒有見過他，假如你肯跟他說……

華盛頓 我不能這樣做。

漢密爾頓 爲什麼不？



華盛頓 (嘆氣) 又來了！你們的老脾氣爲什麼總不能改？老是一碰一跳，一碰一跳？

漢密爾頓 好像非要真的發生了大禍才行似的。(隨便地) 可是我是樂觀的，我看不久將來，就會有大禍臨頭了。(他得意的笑一下，鞠躬下。亨佛萊司上校隨着下。華盛頓凝視着他，臉上露出一絲微笑。傑佛遜上)

傑佛遜 華盛頓將軍！

華盛頓 (起立) 傑佛遜先生，歡迎你回來。讓我看看你。(二人相互注視) 六年了！

傑佛遜 六年了，很長的時間。

華盛頓 (微喟) 是的，蓓珊的婚事辦得怎末樣？

傑佛遜 很好。(他遞給華盛頓幾個小包) 送給您夫人。這送給您的。

華盛頓 喔！你不必這樣客氣。(走向辦公桌，拿刀解開包茶物)

亨佛萊司上校 (上) 啊，傑佛遜，你好！

傑佛遜 亨佛萊司上校！你好嗎？

亨佛萊司上校 還好！還好！我們的巴黎有趣嗎？那邊情形怎末樣？

傑佛遜 變了。巴黎的每一個人，現在都談論政治了。而且你知道法國人一向是喜歡談話的。

亨佛萊司上校 哈！(大笑——做作的笑聲) 我們可愛的皇后怎麼樣？皇上怎末樣？他們都好嗎？

(很講究地吸鼻烟)

傑佛遜 法國皇帝半天打獵，半天喝酒。

亨佛萊司上校（狡猾地）皇后呢？她呢？

傑佛遜：皇后只知道哭，可是也沒用。

亨佛萊司上校：喔，喔！怎末得了……

華盛頓（解開包裹物，拿出水仙花的球樣）啊，水仙花！

傑佛遜：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品種。花真好看。在法國南部找到的。

華盛頓：還有稻種。

傑佛遜：意大利的稻種。

華盛頓：好漂亮的種子。

傑佛遜：你瞧，米粒多大。

華盛頓：喲，真漂亮！坐下。（爲他搬椅子）

傑佛遜：謝謝。（坐下）

華盛頓（走進另一小房，取酒瓶和杯，倒酒。）你經過維奇尼亞州嗎？

傑佛遜：是的！

華盛頓：怎麼樣？

傑佛遜：還不錯！

華盛頓：收成怎末樣？

傑佛遜：大麥很好，小麥也不錯。今年一定大豐年。

華盛頓（微喟）但願如此。

傑佛遜 可是，我自己的田地，糟塌不成樣子。

華盛頓 那些管事的太豈有此理！無知！疏忽！

傑佛遜 管事的抱怨兒子愛偷吃最外邊一排的包心菜。

華盛頓 喂，你告訴他怎末辦？

傑佛遜 我叫他把外邊的一排拔掉就行了。

華盛頓（大笑）對啊！（他搬了一張椅子，坐近傑佛遜。）

亨佛萊司上校 總統大人，我記得您還有個約會……

華盛頓（揮手令去）我知道，等一下再說。

亨佛萊司上校 是，大使先生。總統大人。（恭敬地連連鞠躬下。）

傑佛遜（望着亨佛萊司下，打趣地）請問，街上的小孩子，還是喜歡追着他跑嗎？（華盛頓望着亨

佛萊司，轉身向傑佛遜，很鄭重地點頭。傑佛遜大笑。二人舉杯。）

華盛頓 爲美利堅共和國乾杯！（二人飲酒，傑佛遜嗜酒，愛其味，舉杯察酒色。）喝得出嗎？（傑

佛遜點頭）最好的馬提拉白葡萄酒。

傑佛遜 爲了買這種酒，我和蕻珊跑遍了全巴黎。

華盛頓 阿丹姆司先生（譯註六）很喜歡你送給他的酒。可是（嚴重地望着傑佛遜）他的女兒對你買

給她的東西非常失望。

傑佛遜 司密斯太太嗎？噯，給她買的什麼？巴黎的「身背心」（華盛頓點頭）不合身嗎？

華盛頓 不合身！（他做手勢，表示大肚子）

傑佛遜 噯，那真糟了！

華盛頓 衣服也很漂亮。阿丹姆斯太太拿給我太太看。粉紅色的帶子。就是穿不得，太太們傷心得很

傑佛遜 她們也不用難過，告訴司密斯太太把衣服暫時放在一邊。潮水有漲有落，東西不會將就人，

人可以將就東西的。

華盛頓 （微笑，乾杯，放下酒杯）是不是拉法伊脫想在法國成立一個共和國？

傑佛遜 慢慢地，把憲法修改。就在巴黎的屋子裡，他為法國起草了第一篇人權宣言。法國人都

拿我們的經驗作榜樣。這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我們為自己幸福所做的工作，無形中確是為全

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在做榜樣。雖然，法國還有着很大的危機。我暗中巡察，走遍法國各地

訪問過各地的農民。窮困和無知！要是他們失去拉法伊脫，那真可怕。（搖頭，喝完酒）

華盛頓 那就會混亂，變成無政府狀態？

傑佛遜 是的。

華盛頓 （活潑）是的。

傑佛遜 （細看和總統先生，你好像有點累了）。

華盛頓 （起立）關在屋子裡的生活我真不習慣。我需要活動。

傑佛遜 多散步是最好的運動。

華盛頓 這是不許的。他們和我說，國家的尊嚴，是不許總統散步的。我們住在櫻桃街的時候，沒有儀仗隊，我是不許上街的。可是我告訴你，自從搬到百老匯來以後，這真是老天幫忙。現在，我時常可以偷偷地從那個門溜到後園子去，經過那塊草地，一直走到河邊。

傑佛遜 你到河邊去幹什麼？

華盛頓 去釣魚。

傑佛遜 喔！

華盛頓 (起立，拿了一盒餅干) 今年我生了兩次大病。我怕要有第三次病，我就活不成了。喔，從現在起，也許活到明天，也許再有二十年，我們都聽天由命。嚐一塊餅干。

傑佛遜 謝謝。

華盛頓 (走至辦公桌) 我正把各部部长(譯註七)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內閣，來協助我。我想請您担任我們的國務卿……

傑佛遜 華盛頓將軍。

華盛頓 嗎？

傑佛遜 你信上給我考慮自由的。

華盛頓 你總不能拒絕吧？

傑佛遜 我不能接受。

華盛頓 爲什麼？

傑佛遜 我在國外很久，一點也不明瞭這職位的任務，我怕會誤事，我可以預見到。

華盛頓 我們都是在暗中摸索。這個政府是在一步一步的學着走。

傑佛遜 （搖頭）很抱歉，我請你瞭解我。年青時候的一些政治野心，我現在早已消失了。（他起立，把吃剩的半塊餅干放到碟子裏）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盡他的一份責任，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現在我想回家去。我必須把我的房子蓋好。這房子已經等了二十多年了，蓓珊和他的丈夫要到蒙特山羅來和我同住。事情的真相是這樣，我和我的孩子們住在一起久了，我必須靠他們的愛和安慰才能生活。

華盛頓 湯姆，你不想再結婚？

傑佛遜 不想

華盛頓 你的瑪莎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傑佛遜 是的。（停頓）當我回到家裏，我覺得每間房裏都有她（停頓）。我現在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叫我安心住下去，只有蒙特山羅。你現在明白我爲什麼一定要拒絕你的要求嗎？

亨佛萊司上校 對不起，總統大人。

華盛頓 什麼事？

亨佛萊司上校 戲院的包廂和衛隊都準備好了。

華盛頓（冷淡地）唔。

亨佛萊司上校 同時我打聽得土耳其帝國的大使也要去看戲。

華盛頓（毫不感興趣）唔，唔。

亨佛萊司上校 我有個意見，大人，可以說嗎？

華盛頓 什麼？

亨佛萊司上校 是否還可以用六匹馬拉車？

華盛頓 不是我們倆講定了用四匹馬嗎？

亨佛萊司上校 我在法國路易王宮廷裡服務的時候……

華盛頓（慢慢地，極力想抑止他的不耐）亨佛萊司上校，我承認這些禮節對國家的尊嚴很重要，特別是我們這樣年青的國家，可是你知道，這些禮節我什麼也不懂，我也從沒有到過歐洲的皇宮。我只是一個老兵。我把這些禮節完全交給你辦。（耐不住氣，大聲嚷叫）可是四匹馬，一部粉紅的鍍金馬車，在我看來，就是在土耳其帝國的大使面前，也不算丟臉了。

亨佛萊司上校 可是。大人……

華盛頓 四匹馬够了——不用多講了。（他丟掉幾張紙，皺眉）而且，我想起了，今天晚上我沒有工夫去看戲。不去了。

亨佛萊司上校 大人，我能不能……

華盛頓（起立，大聲）不要叫我大人，我告訴你多少回了？告訴你最後一次！我不是皇帝！我是人



民選舉出來的領袖。這是個民主共和國。你這個老頑固的腦筋懂不懂？（抑着自己，疲勞地）好了！去吧！

亨佛萊司上校 是。總統先生。（下，華盛頓長嘆）

華盛頓 有人要我做皇帝。

傑佛遜 做皇帝？

華盛頓 已經兩次了。（停頓）我不願意做皇帝，湯姆。（他走入小室，取出煙斗，在煙袋裡裝煙）

傑佛遜 我知道你不願意的，總統先生。

華盛頓 你不懂得。（他用紙在燭上點火）大家的目光都望着總統府，一部份人在懷疑我。可是上帝

知道，我寧願回家去種田，老死在莊園，也不願意做全世界的皇帝。（點燃煙斗，用力地吸

煙）

傑佛遜 （停頓）我知道 可是 自從我回來以後 特別在這兒 紐約 我就發覺人們有一

種奇怪的願望。我們上流社會的人物。們在熱切地找尋一個皇帝，和建立我們的宮廷。

華盛頓 是的，我想是有的。（他嘆息，噴出一大口煙）可是另一方面，有一種混亂無政府的危機。

你在國外的時候，我們差不多陷於這種危機中！（他神經質地吸着煙）我們現在是進退維谷

。我們的人民不守紀律。可是沒有紀律，我們就無法統治。我們正在試驗，究竟應該給人民

多少自由 湯姆，最早的時候 維奇尼申，你必須接近人民，贏得人民的。我覺得我自己跟

他們很少直接的接觸，有很遠的距離。我需要你做我的代表，我需要他們對你的信仰。這是

增進人類幸福的最後一次的重大考驗。我需要你，因為是你寫下了這句名言：「一切人生來是平等的」。我還不能讓你回家去，我需要你留在這兒。（長時期的沉默，傑佛遜回到辦公桌，把稻種倒回原袋裡，轉身向華盛頓。）

傑佛遜 你認為怎樣合適，就怎樣安排。

華盛頓 （走近他撫他的肩）好！

傑佛遜 這是一個偉大的榮譽。我希望不辜負你的期望。

（亨佛萊司上）

亨佛萊司上校 總統先生？

華盛頓 我不要人來打擾我……

亨佛萊司上校 西班牙王國的公使來拜見您。很早就約定的。只是普通的拜見！

華盛頓 好吧。（微喟）（指會客室：我就來。對傑佛遜）請你等一等，只幾分鐘。這兒有些書報，你隨便看看。

傑佛遜 （拿起他的公事包）我要研究關稅報告。

（亨佛萊司護着華盛頓下。漢密爾頓溜入，手持文卷。二人相視。）

漢密爾頓 你是傑佛遜嗎？

傑佛遜 是的。

漢密爾頓 我是漢密爾頓。

傑佛遜 漢密爾頓？

漢密爾頓（鞠躬）亞力山大——漢密爾頓。

傑佛遜 久仰。

漢密爾頓 久仰。

傑佛遜 我在巴黎的時候，讀到你辦的聯邦派（譯註八）的報紙。很好！這報紙我很喜歡讀。

漢密爾頓 謝謝你。

（漢密爾頓把自己手中的文件，嘆氣，搖頭，將文件投擲辦公桌上）

傑佛遜 有什麼困難嗎？

漢密爾頓 （又嘆氣）天啊——是的。你一路上好嗎？

傑佛遜 還好。

漢密爾頓 （微笑）很好。（他整理桌上文件）你接受了國務卿的任命嗎？

傑佛遜 接受了。

漢密爾頓 我向你道賀。今後我們一定要合作。

傑佛遜 我們對國內情形很生疏，一切要仰仗你。

漢密爾頓 不 我恐怕，我倒需要您幫忙。（忽然激動，感情地）傑佛遜先生，這真够使一個熱心愛

國的人傷心。請原諒我，我實在不該來煩你。這是關於我自己部裏的事。

傑佛遜 我能不能幫助你

？

漢密爾頓

這是大家時常提起的事，那就是現在我們是在做一次試驗，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一次試驗。試驗人類究竟能不能依靠理性來管理自己，還是永遠只能信賴暴君的統治。傑佛遜先生，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思想。

傑佛遜

確實是的。我們現在也許是處在歷史上最重要的關頭。

漢密爾頓 一個很有趣的思想！但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思想！因為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末我們萬萬不能失敗。

傑佛遜

不能失敗。

漢密爾頓

可是我們快要失敗了。我們的機構已經崩潰了。（他彈指作響）我們借不到外債，政府發行的紙幣，是一文不值。我們的經濟已經混亂了。（他來回踱着）最可氣的是我手邊已經有了解決的方案。解決的方法很簡單。一個國家的信用，就像一個商人一樣，是依靠於完全履行它的契約。我建議政府發行的每一塊錢，都應該十足的兌現一百分。這樣我們的信用立刻就可以恢復了。

傑佛遜

（皺眉）昨天晚上梅迺生先生很簡單的和我談過你的方案。似乎現在有人在投機操縱這種紙幣，他恐怕……

漢密爾頓

梅迺生！我很喜歡他。我很尊敬他。我敢說沒有他幫忙——我做不了財政部長。可是現在，他反對我。

傑佛遜

梅迺生先生很稱讚你的才幹。可是這種投機事業——

漢密爾頓 我不需要他稱贊。我需要他的支持。你能不能用一點你的力量？

傑佛遜 你知道我已經離開了六年了，對國內情形已經不熟悉，我需要一點時間來研究這些事。

漢密爾頓 沒有時間了

傑佛遜 那末，給我三四個星期。

漢密爾頓 三四個星期？天啊，朋友，你不能了解我和你說的話？北方的幾州都快要獨立了。

傑佛遜 獨立？

漢密爾頓 總統沒有和你說過？

傑佛遜 沒有

漢密爾頓 除非我的提案通過，否則這個聯邦政府說什麼也要垮台的。

傑佛遜 我知道這兒的情勢很緊張，可是——

漢密爾頓 請你明天到國會去聽聽。

傑佛遜 我看各有各的缺點。（很久的沉默）但是，依我看——如其政府有危機——那末有理性的人應該坐下來，大家冷靜的協商，總可以得到某種諒解。明天晚上，我請你吃飯好嗎？

漢密爾頓 多謝。

傑佛遜 我還請一兩位朋友。

漢密爾頓 請梅迪生先生嗎？

傑佛遜 我不能確定。他極力反對你的計劃

漢密爾頓 我有個方法可以使他同意。紐約的生活程度已經高得不合理了，大家在談論遷都的事。  
傑佛遜 是的。

漢密爾頓 大家都同意暫時遷到費拉特兒非亞去。要是通不過我的財政法案，我可以答應梅迪生把國都遷到南方去。而且永遠在南方。我是在西印度生長的——我沒有地方觀念。可是，爲了紀念我們的開國元勳，我願把國都遷到維奇尼亞。

傑佛遜 (沉默) 好，我讓你們兩人會面，在一起商量，免得你們互相攻擊。

漢密爾頓 (大笑) 這很公平。

傑佛遜 (取出他扇形的記事本，記下約會的日期) 你知道，漢密爾頓上校，我們決不能使我們對這新興的共和國失望。

漢密爾頓 我親愛的傑佛遜先生，如其我至今還沒有對這共和國失望，那是因爲我本性好，而不是我的理智的判斷。(傑佛遜笑) 你的地址是？

傑佛遜 梅登里二十三號。

漢密爾頓 梅登里二十三號，七點？

傑佛遜 還是七點半吧。

(華盛頓上)

華盛頓 你們兩位已經談過啦。

漢密爾頓 談過了。你對西班牙公使的印象怎麼樣？

華盛頓 還是一樣。他們都以爲我們在鬧笑話。

漢密爾頓 好吧。（對傑佛遜，微笑）我們不應該失望。七點半？（向華盛頓鞠躬）再見，總統。

（下）

傑佛遜 了不起的青年。

華盛頓 他們叫他小獅子。

傑佛遜 小獅子！喔，我明白了。（拿起公事夾）讓我報告你法國關稅的情形，好嗎？

華盛頓 好，好，講吧。

傑佛遜 在我離開法國以前，我和納克爾先生（譯註九）談到魚權的詳情、譯註一。在去年，有二萬三千個法郎：（華盛頓長嘆一聲）。（傑佛遜對他仰望。總統望着窗外）外面天氣很好，見嗎？

華盛頓 （心神恍惚，轉身）嗯？是的——是的。

傑佛遜 （微笑）你借我一根釣魚竿好嗎？

華盛頓 （向傑佛遜望，轉身入內室，取出兩根釣竿。）怎麼會知道？（遲卒與他）你不見怪嗎？

傑佛遜 （大笑）我想出更好的方法來討論國是。

（華盛頓脫去外衣，自內室取出一件舊短衣，粗聲地叫）

華盛頓 （傑佛遜幫他穿大衣）衛兵！

（衛兵上）



衛兵 是？

華盛頓 我現在不見客。誰也不見。我要和國務卿商量要事。

衛兵 (丁解地) 是，總統。(下)

華盛頓 (向傑佛遜耳語) 要是亨佛萊司看見我穿這樣的衣服，他就會跟我吵個沒完丁。(華盛頓脫去假髮，安放架上，另帶一破帽，拿起釣竿，挾些文件，開門，欲出，看見有人經過，急縮回，暗示傑佛遜稍候) 一個勤務兵。

傑佛遜 他們不贊成民主精神嗎？

華盛頓 (往傑佛遜一看，繃眉，搖頭。) 不贊成！(他又向外探視。此時可從門外望見海邊。暗示傑佛遜跟着他) 來！(他們偷偷地下)

——幕落——

——第一 二 場——

景：

紐約一旅店附設的打鐵舖。透過大門可以望見旅店的院落。鐵匠詹可伯，正打着馬蹄鐵。他的學徒馬脫，正在拉風箱。從旅店院落傳來人聲與歡笑聲。侍者從大門上，手裏拿着幾只有泡沫的啤酒杯

詹可伯 馬脫，拉快點！（他揮着鐵錘，打着馬蹄鐵，鏗鏘作聲。馬脫拉着風箱，火光融融。侍者奈特上）

侍者 漢密爾頓上校把他的馬趕快駕好。

詹可伯 他忙着要走嗎？（錘一下）

侍者 對了。

詹可伯 酒席散了？這末快？

侍者 對了。

馬脫 什麼？他們吃得還沒有打噎，就要走啦。

詹可伯 火爐了，馬脫。

馬脫 我在拉着！

侍者 他叫你把馬趕快駕好。

馬脫 我們聽見了。

侍者（易怒地）我只是告訴你，他……

馬脫（尖銳地）告訴你聽見了。

詹可伯 喂！怎末了，你們兩個今天脾氣這末大，幹什麼？（靜默。他對他們兩人看看，搖頭，皺着馬蹄鐵）

侍者（道歉地）他媽的，站在邊上聽那些王八蛋胡說八道。真把我氣瘋了。

詹可伯 馬脫，離馬去。

馬脫 好。（拿起馬鞭）

侍者 一天到晚談他媽的紙幣投機，發財，我就想起我的姊姊。

馬脫 我呢！別忘了我！媽的，三百塊錢——他媽的——眼看着飛出我口袋去了。（外面笑聲。他睡了一口吐沫）

侍者 你知道有一個人在說什麼？他說我們的元首不應該稱總統，這名稱不夠高貴。

馬脫 照法國人的稱呼！

侍者 對了，就是這樣說！他說，什麼球會的主席，救火會的頭腦，都可以叫總理。總管什麼的。

馬脫 他媽的，他們想叫什麼？叫萬歲爺好嗎？

侍者 就要這種稱呼。（詹可伯望望他們，皺了一下眉）

詹可伯 你的話是真的嗎？

侍者 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馬脫 混賬王八蛋！（下，在門外招呼進來的人。）「你好，先生。」傑佛遜的聲音：「好，馬脫」

傑佛遜借門羅與梅迺生上）

傑佛遜（對梅迺生）你告訴我的孩子們，要他們常常給我寫信，好嗎？梅迺生。

梅迺生 好的。

傑佛遜 我要知道蒙特山羅的每一件事情，從黎明一直到吉兒。

門羅 吉兒是誰？

傑佛遜 我們家裏的小豬（門羅與梅迺生大笑）

傑可伯 傑佛遜先生，你好。

傑佛遜 你好嗎？可伯。

傑可伯 還好。您定打的鐵片打好了。就擱在那邊櫃子上。

傑佛遜 好的。

門羅 老師傅 我的馬前腿腫了。

傑可伯 給什麼碰傷了？

門羅 也許。

傑佛遜 我看你的馬的右腿腫得像穿了一隻鞋。

門羅 是嗎？

傑可伯 一會兒我替你瞧瞧。

梅迺生 給我的小馬也瞧瞧好不好，老師傅？我還要走長路呢。

詹可伯 上那兒去，梅迪生先生？

梅迪生 回家去。

傑佛遜 （坐在小木箱上，拿起鐵片看）維奇尼亞。

詹可伯 喔！那邊氣候好。

梅迪生 很理想

傑佛遜 擘丁香花快開完了，還有金黃色的柳樹，還有杏花。

詹可伯 沒有那末早吧。

傑佛遜 喔，在維奇尼亞是這樣的。

詹可伯 真的？

（台後歡笑聲）

梅迪生 外面有人請客！

詹可伯 是漢密爾頓的幾個朋友請他。

門 羅 我想，是以祝他通過的法案。

詹可伯 對了。（下）

（地）是的。

詹姆斯。

，我的先生！

梅迪生 我倒同意傑佛遜先生的意見。

門羅 無論你用什麼好聽的名詞——「一條豬總是一條豬。」

梅迪生 兩害相權，取其輕。

門羅 你真這樣想嗎？

梅迪生 (毫不猶豫) 我是這樣想的。

門羅 你呢，傑佛遜先生？

傑佛遜 (猶豫地) 我不知道。我希望這樣。我是——(台後歡笑聲。門羅氣憤不平。傑佛遜對他一

望，對梅迪生無可奈何地笑一下，檢起鐵匠爲他打好的鐵片，細看着。)

門羅 你當然看到報紙了？

傑佛遜 我看到了。

馬脫 (上。對梅迪生) 你的馬該餵一下了。牠像是餓了。

(馬脫從袋子裡倒出蕎麥)

馬脫 門羅先生，你的呢？

門羅 (看看錶) 好的，正是餵牠的時候。

馬脫 傑佛遜先生的呢？

傑佛遜 (起立) 我剛餵過它，馬脫，謝謝你。可是，給它吃點紅蘿蔔也好。免得牠看着別人吃。

馬脫 (笑) 廚房裡有。(給梅迪生與門羅每人一袋蕎麥，梅迪生携蕎麥下。馬脫下。詹可伯上，

拿着一個馬蹄鐵)

詹可伯 換一個馬鞍就得了。

門羅 是嗎？那末請你就換吧，好嗎？

詹可伯 好的。(門羅携鞍麥下。詹可伯將馬蹄鐵放入火爐中，一面扇着風箱。傑佛遜還在看他定做的鐵器。)

傑佛遜 你的工作做得真好。

詹可伯 還可以嗎？

傑佛遜 好。你的手藝真不壞！

詹可伯 做了二十年了，該好了。(傑佛遜玩弄着鐵片)你又想發明什麼新的東西嗎？

傑佛遜 一種「方便」的東西

詹可伯 這一次是什麼東西

傑佛遜 (走向詹可伯)一種箱子似的東西，繫在繩子上，從廚房裡一直到飯廳——放着熱的菜，冷的酒，用不着人上下樓梯，來回的跑。

詹可伯 哈，這是個很好的發明呀。

傑佛遜 是嗎？

詹可伯 我把您上次發明的活動馬車頂告訴了我的女人。他說很有用處。可是這個發明她一定更喜歡

。這個發明你叫它什麼名字？



傑佛遜 (微笑) 一個啞吧用人！

詹可伯 啞吧用人？(呆了半天) 喔，對了！(想到了用意) 喔，對了！(哈哈大笑) 啞吧用人。好極了。(詹可伯一面笑，一面自火中取出馬蹄鐵放在鐵砧上)

傑佛遜 詹可伯

詹可伯 (專心工作) 唔？

傑佛遜 我想問你一點意見

詹可伯 什麼意見？

傑佛遜 我們通過的幣制法案。

詹可伯 噢！(仰望了一下)

傑佛遜 你的意見怎末樣？

詹可伯 我不大贊成。

傑佛遜 你不贊成？

詹可伯 一點也不。(皺眉，敲着馬蹄鐵)

傑佛遜 因爲有人投機摸縱嗎？

詹可伯 是的。

傑佛遜 喔。可是這對於政府有不少好處吧？

詹可伯 也許。

傑佛遜 你的朋友們對這有什麼意見？

詹可伯 也不大贊成。

傑佛遜 喔。

侍者 (侍者探頭) 駕好了沒有？他等着呢？

詹可伯 奈特，你告訴傑佛遜先生。他問你對於幣制法案的意見。

侍者 傑佛遜先生，這是吃老百姓的血的把戲。(忽然發火地) 看看我的姊姊吧！他的丈夫在薩拉土加一仗裡打死了，留下兩個孩子和政府發給她的鈔票。她藏了好幾年了，可是兩個月前，一般投機家告訴她，你想把這些紙幣兌現，至少還要等幾年。他們就騙她賣了四十塊錢。那是六百塊錢呀！他們還把詹可伯的一生積蓄都收買了。(馬脫上)

傑佛遜 真的？

詹可伯 九百塊。

侍者 從戰爭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工錢。

詹可伯 革命給我們的報酬總不應該是這樣吧。

傑佛遜 (起立，不安) 不應該的。

馬脫 我告訴你，到了相當時候，我們一定要……

(漢密爾頓上)

漢密爾頓 我的馬備好了沒有，詹可伯？傑佛遜先生，我說囉，我在院子裡看到你。我有幾件很

好的消息報告你。

(侍者下)

傑佛遜 很好。

詹可伯 馬脫？

馬 脫 馬駕好了。(下)

詹可伯 你的馬駕好了，漢密爾頓上校。

漢密爾頓 謝謝你！今天天氣真好，詹可伯！

詹可伯 (不耐) 唔，好。(下)

漢密爾頓 (對傑佛遜) 這傢伙今天早上有點不舒服，肝火好旺，你覺得嗎？

傑佛遜 (搖頭) 他吃了投機份子的虧了。

漢密爾頓 詹可伯？(傑佛遜點頭) 真糟糕！

傑佛遜 還有馬脫，還有那個旅館的茶房。

漢密爾頓 爲什麼他們不肯存着不賣？

傑佛遜 當然他們不肯賣，存了快七年了。

漢密爾頓 啐！太糟了。他們應該對政府有更多的信任。

傑佛遜 他們沒有辦法早知道這個幣制法案是要收回這些紙幣的。爲了這件事，我很難受。

漢密爾頓 是嗎？

傑佛遜 很難受。顯然的，一般投機家，他們很多都是地位很高的人，利用他們的地位，預先知道了這個消息，發了一筆大財。

漢密爾頓 噫！先生，現在不要說得太過份。

傑佛遜 有人說得比這更痛心。

漢密爾頓 都是無稽之談！

傑佛遜 不見得吧。

漢密爾頓 財政部總不能調查每一個紙幣所有人，問他的紙幣的來源呀。也許因為這個原故，有一些人發了點財。

傑佛遜 一定要想辦法防止這種投機。

漢密爾頓 瞧，我真不懂你什麼態度。（台後歡笑聲）如其我們要使國家富強，我們必須要創造巨大的私人資本。外邊的那些人，都是大實業家大工業家。他們正在建造美國。

傑佛遜 好的。我們可以獎勵他們！但是不要為他們去剝削人民！

漢密爾頓 你和梅廸生兩個人，只要老百姓一開口，你們就發抖。

（門羅與梅廸生上，在旁傾聽）

傑佛遜 這是應該的，你以為不應該嗎？

漢密爾頓 我決定以為這個國家的幸福，應該建立在一個良好的基礎上。我以為這國家的唯一的希望，是依靠一般有錢的新貴，而不是一般無知的人民。

傑佛遜 喔。那末你這個法案正是在造成一批有錢的新貴族嗎？

漢密爾頓 一點也不錯。

傑佛遜 我事前不知道。你以前沒有和我提過。我老實對你說。我後悔幫了你的忙。通過了這法案。

漢密爾頓 幫忙？你說幫我忙？你在政界混了二十一年，別跟我裝傻了！你難道不滿意這樁交易嗎？

你不滿意？

傑佛遜 交易？

漢密爾頓 國都已經決定遷移到「你」的那一州——不是我的。

傑佛遜 喔，天啊！

漢密爾頓 老實說，這樣大驚小怪是虛偽。一會兒你說對於財政金融一點也不懂，一會兒你又把自己看成一個權威。

門 羅 你想怎麼辦？上校。我們立刻把憲法撕破好不好？

漢密爾頓 （轉身，看見門羅與梅迪生，厭惡地）憲法！

傑佛遜 你也曾擁護過的。

漢密爾頓 （憤怒）我沒有意見。我不能眼看這國家混亂與無政府。（靜默。抑制着自己）我得承認，依我看這個政府的生命不會超過五年。可是我們既然在做試驗，就該給他一個公平的機會。但是，你們要認清，這個政府要存在下去，就應該是一個新貴族的共和國。誰要求民主，就讓他到別的政府去。再見，諸位。（下）

傑佛遜 (對門羅) 我向你道歉，我錯了。(向梅遜生) 請原諒我，詹姆斯。我實在不該要你讓步的。

梅遜生 湯姆，我們不能逃避我們的責任。他正在利用憲法，掛羊頭賣狗肉。

門羅 有一個人告訴我，他發誓說漢密爾頓曾經拿公款給他，叫他去收買紙幣。

傑佛遜 這我不相信。

門羅 那個人還有漢密爾頓的幾封親筆信。

傑佛遜 不要相信這個！我敢說。他還有私人道德。

門羅 你至少可以拿這些信，跟他當面對質？要求他解釋？

傑佛遜 我不能。

門羅 爲什麼不？

傑佛遜 喔，詹姆斯，請你原諒我。

門羅 你必須以牙還牙！

傑佛遜 我不是一個戰士。我沒有戰鬥的氣質。

門羅 他的法案，已經使他的聯邦派的一部份要員發了財。他用這個方法來籠絡他們。而且事實很

明顯，他想使聯邦派的人做些什麼。你不能聽任他，你必須和他鬥爭。你一定要打倒他，不讓他做聯邦派的領袖。

傑佛遜 (一陣激動) 如其世界上有一件事叫我最痛恨的，那就是政治上的勾心鬥角。詹姆斯，假如



一定要靠了政黨的力量，才能踏進天堂，那我寧願一輩子在地獄裡受苦。

（詹可伯在門口，整理馬鞍。）

詹可伯 傑佛遜先生，你的馬繮好了。

傑佛遜 （對他一望，靜默）喔，謝謝你。

詹可伯 兩位，你們的馬也都好了。

梅廸生 好，謝謝。（詹可伯下）

傑佛遜 （望著詹可伯下，他的語調憤懣而冷漠）詹姆斯，你說的那些信是假的。他的法案實在也有

相當的價值。可是對於人民是有害的。由於這法案，他造成了一個貪污的集團。當然，如其  
真的破壞憲法，我一定發起來反對他。但是我有我的方法。我不願意惹事生非；我不是一個政  
客。（走向梅廸生）替我問候我的鄰居。（梅廸生點頭）我告訴你的事情？（遞一張紙給梅

廸生）

梅廸生 （點頭）我一到就替你辦這件事。

傑佛遜 謝謝你。

梅廸生 我知道你非常關心這件事。

傑佛遜 不錯。一路平安。早點回來。（對門羅，輕聲）今晚下盤棋好嗎？（門羅點頭，傑佛遜下）

門羅 （望着他下）去他的！他已經不像我們所認識的傑佛遜了。

梅廸生 唔。

門 羅 國事攪到現在這個田地。有什麼法子可以叫他回心轉意？

梅廸生 只有耶穌的眼淚才有辦法。

門 羅 你好像以為湯姆的心已經死了。

梅廸生 (拿出傑佛遜給他的紙) 他要我替他在瑪莎墳上置刻一塊碑。(打開紙) 你懂希臘文嗎？

門 羅 不懂。翻譯出來！

梅廸生 大意是這樣的……

如其人死了之後，

友情和愛情的火焰不再燃燒，

那末，我的，只有我的火焰，會永遠燃燒。

門 羅 他太太死了九年了？

梅廸生 九年了。

(詹可伯與馬脫上，走向冷爐。)

詹可伯 馬脫好了！

門 羅 謝謝你。

(侍者上，梅廸生和門羅下)

侍者 (脫去圍裙，大怒) 我再侍候他們，我就是王八蛋。你知道他們在說什麼？王公伯爵我們不

能少。



馬脫 王公伯爵？

侍者 噯！這羣吸血鬼。

詹可伯 使點勁，馬脫使點勁。

馬脫 他們得幹什麼？要我們當他的奴隸嗎？

侍者 這就是我們在革命戰爭裡流血的代價嗎？這就是我的哥哥和我的姊夫犧牲生命換來的自由？

你們這樣混賬的革命幹了什麼？

詹可伯 (咬緊牙，恨恨地) 使點勁，馬脫！使點勁！

(馬脫用力拉風箱，冶爐火旺，照耀出三個憤怒的臉。詹可伯用力打着燒紅的鐵，錘鑿作聲。)



第  
二  
幕

——第一場——

景。漢密爾頓家。燭光之下。漢密爾頓，亨佛萊司和諾克斯在喝咖啡。漢密爾頓太太在斟咖啡。漢

密爾頓打開雪茄烟盒。

漢密爾頓太太（坐沙發上）想起了路易和瑪麗亞關在牢裡，真太可憐了！

亨佛萊司上校 自從法國皇朝被打倒以後，我沒有睡過一次好覺，真可怕！你看見今天時報上，范諾寫的文章嗎？

漢密爾頓太太 范諾的文章我沒有一篇不看的。寫得真好，是不是？

亨佛萊司上校 真是字字珠璣。

漢密爾頓太太 名不虛傳！

諾克斯 法國情形越來越壞了。亞力克（亞力山大之簡稱——譯者），你對於這個法蘭西共和國有什麼意見？

漢密爾頓 危險，非常危險。我最怕的是這件事會對我們國內的情形有影響。（把雪茄放入盤內。）

亨佛萊司上校 關於這一點，你一定要罪於傑佛遜！我說，你應該給他點利害，可是要正大光明！

漢密爾頓太太（對諾克斯）要糖嗎？

諾克斯 好的。

漢密爾頓太太 你傳到真的也是個下賤的民主份子嗎？

漢密爾頓 恐怕是的，太太。

漢密爾頓太太 他是不是「真相相」人和人應該一律平等的嗎？

漢密爾頓 恐怕他想的比這更兇呢。（他們大笑，亨佛萊司鼓掌。）

漢密爾頓太太 要牛奶嗎？

諾克斯 好的。

漢密爾頓 可是我們的人民似乎很相信這一套。他們是在互相殺害。（給諾克斯一枝雪茄）噲噲這煙。

諾克斯 好的。在戰爭的時候，你就看清楚這一點了。那時候你在軍隊裡。

漢密爾頓 軍隊？（給亨佛萊司雪茄）亨佛萊司，要煙嗎？

亨佛萊司上校 （接着，細細一看）這就是你所說的新到的「雪茄」？

漢密爾頓 （走向桌子，放下雪茄，點起火。）從西班牙島來的……軍隊？這不是軍隊，是一羣亂民。祇有一個人能統率。（他爲諾克斯燃雪茄）

諾克斯 我們的領袖。（大吸雪茄。）

漢密爾頓 （點頭）華盛頓。（爲亨佛萊司燃雪茄）

諾克斯 （細看雪茄）這煙很好。

亨佛萊司上校 （噴煙）唔，好！好！

漢密爾頓 （對諾克斯）我希望你喜歡這種煙。因爲我已經替你定了一盒。

諾克斯 幹麼，多謝，亞力克。

漢密爾頓 別客氣。（選一枝雪茄。自己點燃）

諾克斯 是的。我們的領袖把一羣烏合之衆組織成了軍隊，是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漢密爾頓 唔！可是要成爲健全的軍隊，就是他，也必需依賴殺戮和鞭打。管理國家，和管理軍隊一樣。需要一個强有力的領袖。

諾克斯 可是我們的領袖老了。

漢密爾頓 是的。有時候我半夜裡醒來，想到他死後，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統治這個國家。

諾克斯 依我看祇有他一個人能統治。要沒有他，憲法在我眼裡是一錢不值。

漢密爾頓 （坐下）不過憲法的真正價值，是一塊踏腳石。（嗅着雪茄）香味好嗎？

諾克斯 喂！

亨佛萊司上校 （蹙額）太凶了一點。（他們笑。他們把雪茄放在椅旁煙灰缸內。）我同意亞力克的話。最好的挽救方法是恢復君主。

漢密爾頓太太 今天我還和幾位太太談到這問題。你到街上去看看。真可怕。我們大家都同意，認爲現在正是我們需要一個真命天子的時候了。

僕人 （上）部長，參議員門羅要見您。

漢爾頓 門羅？他來幹什麼？（起立）請他進來。

僕人 是。（下）

亨佛萊司上校 （起立）好，鄉下土佬兒來了！詹姆斯，門羅，滿身的俗氣！

諾克斯 他是個很好的軍人！這次戰爭裏，每個重要的戰役，他都參加的。

漢密爾頓 可是有些書獃子氣。我看不慣。

亨佛萊司上校 對了。十年前，他在傑佛遜的法律事務所裏當過書記。

漢密爾頓 依我看，他現在還是個書記。（他們大笑）我敢打賭，他來，一定是替傑佛遜跑腿的！你們瞧！一定的！

（僕人上）

僕人 門羅上校。

門羅 （上，鞠躬）諸位！漢密爾頓上校。

（諾克斯起立，打一下招呼，又坐下。）

漢密爾頓 門羅上校，這真是想不到的愉快。我的妻子。

門羅 漢密爾頓夫人。（鞠躬）我真是不得已，才到府上來打擾你。

漢密爾頓 （走去取煙灰缸）沒有關係。

門羅 本來，我想到你辦公室來看你，可是幾個星期都碰不到你。

漢密爾頓 （走向門羅，給他雪茄）部裏事情太忙。忙着規訂新稅則。抽煙？

門羅 不，謝謝。

漢密爾頓 西班牙島來的。

門羅 不抽，謝謝。可能的話，我想跟你私人談話。

漢密爾頓太太 親愛的，會有什麼麻煩的事吧。

諾克斯 (起立) 好吧。——呢——

亨佛萊司上校 我要去找做頭髮套的去。

漢密爾頓 (留他們) 不，諸位別走。請問，(對門羅) 你有什麼事情？

門 羅 (冷酷地) 我祇能告訴你一個人。

漢密爾頓 (抑制着他的不耐，微笑) 對不起，今天我已經很累了。我現在拒絕再談公事。要是你要

談的話，明天四點半鐘在辦公室見。

門 羅 明天四點鐘我要見總統。

漢密爾頓 那末下個星期。

門 羅 我見總統是報告一件與你有關的事。

漢密爾頓 我？喔！那末，再見。你真不想抽一枝雪茄，在你回家去的時候？

門 羅 不抽，謝謝。

漢密爾頓 我想，你會原諒我的。(對正在門口的僕人) 張德婁！

僕 人 (走前一步) 有。

門 羅 很好。我這裡有一些文件，預備呈給總統的。我本想給你一個機會來解釋一下。

漢密爾頓 給我一個機會——？我真不愛聽你這種口氣。總之我不愛聽。

門 羅 我想應該讓你知道。有人控告你。

漢密爾頓 控告我什麼？

門 羅 控告你挪用公款。

漢密爾頓 什麼！（走近門羅）你敢到我家裏來指責我……？

門 羅 我不是指責你。我是來調查事實的。

漢密爾頓 諾克斯將軍，你願意做我們倆決鬥的證人嗎？

諾克斯 遵命。

漢密爾頓 先生，請你指定一位朋友和他見面，讓他們商量我們決鬥的武器，時間和地點。再見。

門 羅 我很高興接受你的提議。

漢密爾頓 （對僕人）送這位先生出去。

門 羅 （自袋中取出幾封信）但是我得先要求你解開這幾封信……

漢密爾頓 （憤怒——走前，面對門羅）誰敢說我貪污……

門 羅 雷諾。

漢密爾頓 （突然一楞）雷諾？

門 羅 是的。

漢密爾頓 喔。讓我……？

（他伸出手。門羅給他一封信。他看了一下，交還門羅）

門 羅 這是你親筆寫的吗？



漢密爾頓 是的。既是這樣，我們倒可以談談。我並沒有反對公正的調查。而且，我想你有資格得到坦白的答覆。

諾克斯 我們走了，亞力克。（他起步走，漢密爾頓留住他）

漢密爾頓 我想請你做這件事的證人。

諾克斯 當然可以。

漢密爾頓 對門羅（門羅）你能不能明天晚上到我那裏來……

門 羅 （固執地）明天四點鐘我要見總統。

漢密爾頓 那末，明天早上。也許，很巧，我可以供給關於這件事的許多證明文件和書信。

門 羅 雷諾告發你把公款交給他，要他替你做投機生意。

漢密爾頓 雷諾現在在那兒？

門 羅 我不知道。

漢密爾頓 他關在牢裏。替偽造文書案件充當假證人。你相信這種人的話？

門 羅 你有沒有給過他錢？

漢密爾頓 給過的。可是那是我自己的錢。

門 羅 那末你爲什麼要給錢給這種人？

（長時間沉默。）

漢密爾頓 他敲詐我。

漢密爾頓太太 亞力克！

門 羅 爲什麼敲詐你？

漢密爾頓 私人有事情，與財政部無關的。我一定給你完全滿意的證明。

門 羅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請國會審查你的賬目。

漢密爾頓 你是一個參議員，這是你的權利。我祇有聽便。我要使全國人知道我心地坦白，和政治動

機的正。我沒有動用過一分錢公款，要是這樣，我可以把自己的眼睛挖掉。

（門羅不爲所動，漢密爾頓強笑。）

門 羅 明早十點鐘，到你那裡來。

漢密爾頓 好，十點可以。

門 羅 假如你說的話是真的，你的私事當然要爲你保守秘密。

漢密爾頓 （譏諷地）好的，謝謝你的好意。（門羅鞠躬，轉身欲下）請你轉告他，門羅上校，請他

大方一點自己到這兒來好了！

門 羅 你說誰？

漢密爾頓 誰派你到這兒來？門羅上校！

門 羅 沒有誰叫我來。

漢密爾頓 沒有？

門 羅 沒有！

(門羅下)

亨佛萊司上校 傻頭傻腦！

漢密爾頓 亨利！亨佛萊司！你們願意……？

諾克斯 當然，亞力克。我們要走了。有什麼事我們能替你做嗎？隨便什麼事，你吩咐好了。所有你的朋友都會聽你的命令的。

漢密爾頓 謝謝你，相信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亨佛萊司上校 話，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芝麻大的小事！我在法國宮裡的時候，也有一件這樣的事……

諾克斯 走吧，亨佛萊司！

亨佛萊司上校 喂？喔，走，走！(鞠躬)再見，太太。再見，上校。

諾克斯(鞠躬)再見。再見。(他們下)

漢密爾頓 白茜，我本不想告訴你的。

漢密爾頓太太 (起立)我們到爸爸那兒去。他一定能幫助你，親愛的。我道他一定會幫助你的。你

不要難過。

漢密爾頓 這不是錢的問題。天啊，白茜，你也以為我是盜用公款的人嗎？

漢密爾頓太太 我祇知道你有困難，而我想幫助你。

漢密爾頓 謝謝你，親愛的。謝謝你。(他吻她)你真是個好妻子，白茜。我有點不配。

漢密爾頓太太 那個人爲什麼要敲詐你？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亞力克！

漢密爾頓 我實在太荒唐了，白茜。

漢密爾頓太太 亞力克！告訴我！

漢密爾頓 你記不得，當我向你求婚的時候，我說過，我需要一個氣量很大的妻子。

漢密爾頓太太 別跟我開玩笑，亞力克。

漢密爾頓 我不是開玩笑。

漢密爾頓太太 那個人究竟爲什麼敲詐你？

漢密爾頓 因爲我和我的妻子通姦。

漢密爾頓太太 喔，哈。（轉身走開，坐下，忍着氣）那個女人是誰？我認識她嗎？

漢密爾頓 不認識的。他們倆做的圈套，她跟她的丈夫串通的。有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回來，說我破壞了他的家庭，要我給他一仟塊錢。否則他們就把事情告訴你。從此以後，他敲詐了我很多錢。現在，他犯了案關在牢裡。他要我保他出來，我拒絕了。所以他就對我報復。（

後悔地）饒恕我，最親愛的。我一定會……（他坐在她身旁）

漢密爾頓太太 我們先不談這個，亞力克。問題是我們現在怎樣才能洗清你？

漢密爾頓 我的眼目可以替我洗清。國會調查以後就清楚了。

漢密爾頓太太 喔（靜默）那末，好（她轉向漢密爾頓）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

漢密爾頓 我不願意傷你的心。

漢密爾頓太太（突然起立，走開）那末我願意你至死也不告訴我。

漢密爾頓（起立）我沒有辦法不告訴你了，白茜。從佛遜故意要破壞我的地位，不讓我做聯邦派的領袖。要是這些信在他手裡不加辯白，他可以借此破壞我的信譽。必要的話，我準備把這些事實自動宣佈。（他走近她，執她雙臂）白茜。

漢密爾頓太太（掙脫他）不要碰我，亞力克。

漢密爾頓 你明白了嗎？你？

漢密爾頓太太 喔！我明白。

漢密爾頓 相信我，我是愛你的。

漢密爾頓太太（她的憤怒表現為冷酷的發作）你愛我，可是去跟娼妓睡覺！亞力克，別侮辱我！你從來沒有愛過我。

漢密爾頓（溫和地）那我為什麼要和你結婚？

漢密爾頓太太 還不是因為我父親是史哥婁將軍嗎？（譯註十一）

漢密爾頓（驟怒）而我是蘇格蘭小販的私生子？（譯註十二）我和你結婚是為你的錢，你的地位！你是這樣想的嗎？

漢密爾頓太太（厭倦地）我不知道怎麼想。

僕人（上）對不起，范諾先生要見你。

漢密爾頓 叫他滾出去！

漢密爾頓太太 張德婁，帶他進來。（僕人猶疑不決）帶他進來！

僕人 是，太太。（下）

漢密爾頓 白蘭，我要跟你把這件事講明白。

漢密爾頓太太 （雙手扶着頭）我不願意再談這件事。

漢密爾頓 （撫她肩）你聽我說，白蘭！你一定要聽我說……

漢密爾頓太太 不要說了，亞力克！（她脫去他的掌握）我不願意再聽什麼。我已經——聽够了。

（她轉身，走開，她的手帕落地。他望了她一會，看見手帕，拾起。）

僕人 范諾先生。

（范諾，舉止輕浮的紳士，可是這時他汗流滿面。）

范諾 我親愛的亞力克，我非趕來告訴你不可。我們剛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我——我現在還在發抖，話都說不出了！

（僕人下）

漢密爾頓 （轉向范諾，無精打采地）什麼事？范諾。

范諾 法國皇帝和皇后已經處決了。

漢密爾頓 他們……？

范諾 上了斷頭台，

漢密爾頓 可怕！



范諾（倒在椅子上，用手帕拭着汗）法國的暴民現在完全無法無天了。燒，搶，殺。到處流血！不能相信嗎？——簡直不可信！

漢密爾頓 我早預料到了。

范諾 還有糟的。我在這兒聽到了許多可怕的謠言。我昨天經過一家屋子，我聽見好多人在地下室裡唱着法國革命歌。羅復斯金告訴我，他聽見有人公開反對我們。甚至反對華盛頓將軍。

漢密爾頓 我相信。

范諾 我怕這些革命思想會像天花一樣的傳染。

漢密爾頓 是的。可是我們該怪誰呢？傑佛遜！傑佛遜！

范諾 喔，不，我不信他敢……

漢密爾頓（憤怒地走來走去）我告訴你，就是他！這傢伙是個瘋子。他鼓勵我們人民發生各種不穩的思想。人權宣言！自由！解放！無政府！這是他胡思亂想的結果。這傢伙不把國家攪得一團糟是不肯罷休的。可是我們這兒不能由他攪！我告訴你。我不答應他。（看到他太太的手帕，以手撫平，發出一種野性的聲音）我們兩個在這個國家裡——不，在這個世界上，是勢不兩立的。有我，就沒有那個——瘋子！

幕落

原书空白



—— 第二 場 ——

景：

洋溢着法國革命歌的音樂，樂聲消歇後，粗糲，不和諧的羣衆歌聲隱約可聞。  
費拉特爾非亞。（譯註十三）一七九三年，晚上。

傑佛遜租住的小屋。窗外有霧。窗下桌上有一排盆花。室中央有一大桌，桌上書籍紙張堆得很高，一把老虎鉗，幾件工具，和一部在製作中的機器，一具法蘭克林式的火爐上放着一壺水。街上羣衆聲隱約可聞。

傑佛遜上，手裡拿着帽子。他走至窗前，外望。羣衆聲漸隱，他擊火石點油燈，油燈的光亮越發使這屋子的空氣不愉快。他從口袋裡取出一份報紙，坐下，閱讀，皺眉。

賽比泰，他的隨身僕人，上。還是一個具有善良和智慧的脸容的黑人。

賽比泰 晚安，湯姆先生！

傑佛遜 晚安，賽比泰。

賽比泰 （預備挑燈）你進來聲音好輕。幾乎叫人聽不見你。今天公事很忙吧，湯姆先生？  
傑佛遜 喲，喲。

賽比泰 晚飯快好了。

傑佛遜 我不餓，賽比泰。

賽比泰 可是你總得吃點東西。

傑佛遜 等一下再說吧。

傑佛遜厭煩地起立，把報紙丟在椅子上。麥比泰對主人不尋常的發作，有些奇怪。傑佛遜走向盆花，注視。麥比泰檢起報紙，好奇地看看，放在桌上。傑佛遜細觀盆花，摘去幾片枯葉。）

麥比泰（引誘地）今晚飯菜很好。有布丁，有雞。

傑佛遜（搖頭）謝謝。（順手撿起一把小煎澆花）

麥比泰你剛開過什麼倒聲的會議吧？

傑佛遜（點頭微笑）是的

麥比泰（知趣地點頭）外面好難受的天氣，都發黏了。到處都黏看見霧，聽說今天有十個白人死了，全是黃熱病。

傑佛遜還不止十個。

麥比泰聽了真難過，（轉身欲下。傑佛遜看見他手上繫了一塊帶血的手帕。）

傑佛遜你的手怎末了？

麥比泰喔，沒有什麼。

傑佛遜讓我看看，過來。（他替麥比泰解開包紮）好大的傷口。坐下來！（麥比泰坐下。傑佛遜走到火爐邊，拿杯子倒了些熱水，從櫃子裡取出一瓶酒，一瓶油）你怎末攪的，麥比泰？

麥比泰是今天下午我出去買東西的時候，先生。

（傑佛遜把杯子，酒，油放在桌上，另在抽屜中取出一些布。他細看他的手。）

傑佛遜 這是什麼東西刺的。（把布撕成條子）

裘比泰 是的，先生。

傑佛遜 （把布浸水，洗傷口。又倒上酒，擦傷口。裘比泰縮手）痛嗎？（裘比泰忍痛搖頭）你怎末會弄傷的？

裘比泰 就在板橋市場外邊。我剛走出來。

傑佛遜 怎末？

裘比泰 三個人在講。他們說，「傑佛遜是混蛋。」漢密爾頓上校告訴他們，是你把法國革命帶到這兒來了。要殺掉一切人。」（譯註十四）我不愛聽這些話。我跟他們說，沒有這回事。他們說，「你是傑佛遜的黑奴嗎？」他們說要殺了我。有一個人拿起一根手杖打我的頭，我用手一擋。手杖上面有一根釘子。

傑佛遜 喔，裘比泰！你還沒學乖呀？

裘比泰 他們侮辱你。叫我怎末辦？

傑佛遜 要是有一條瘋牛攔你的路，你該怎末辦？

裘比泰 我怎末辦？

傑佛遜 有頭腦的人，決不和這樣一頭畜生爭路。他會繞過它。（他微笑，裘比泰點頭大笑。）

裘比泰 喔，我想對的。

傑佛遜 以後怎末做呢，裘比泰？

裘比泰 後來街上來了一大堆人，大聲大叫的！街上人真多，先生。

傑佛遜 我知道。

裘比泰 那三個人看見人多了，他們就嚇跑了。湯姆先生，街上的那些老百姓。他們也胡說八道。他們喊着：「殺死貴族！打進他們家去！燒掉他們的房子！」還唱着法國歌。

傑佛遜 （他包着他的手）痛嗎？太緊嗎？

裘比泰 （搖頭）他們還說華盛頓總統的壞話。

傑佛遜 華盛頓？

裘比泰 是的，先生。（傑佛遜皺眉，包紮着手）這一下把我弄糊塗了。我知道華盛頓將軍是美國獨立的功臣。而且，我記得你告訴過我，華盛頓還想解放我們呢？

傑佛遜 是的。他做過的。

裘比泰 我還記得，先生，你也這樣做過的。我願意看見我的兒子將來能得到自由。而且我還記得你說過，將來我們可以得到西北各州的土地，決不再是奴隸了。我們一樣可以受到教育，得到自己的土地和工具。

傑佛遜 不久的將來，裘比泰。這是上帝規定的。你們黑人會得到自由的。

裘比泰 先生。那些老百姓。把我攪昏了。完全把我弄糊塗了。我真不贊成。他們是在找麻煩。

傑佛遜 我想你是對的，裘比泰。你知道，那些打你的人，他們是贊成君主的人。他們要在這裡設立一個皇帝，另外的——那些老百姓他們不明白。現在法國就是這樣，一切擾亂了。（替他包

紫好）「得怎末樣？」

裘比泰 好了，先生。（他試動着手）好多了。

傑佛遜 暫時不要用那隻手做事。

裘比泰 是，先生。（門鈴响）

傑佛遜 有人叫門！

（裘比泰去開門。傑佛遜收拾東西，放入櫃中。）

（在門口，興奮而笑）湯姆先生！瞧！你瞧誰來了。

（蓓珊上）

蓓珊 爸爸：

傑佛遜 蓓珊？親愛的。

（兩人相迎，擁抱）

蓓珊 喔，爸爸。見到了你，真快樂。

傑佛遜 我最親愛的。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

蓓珊 我想使你料想不到我會來。

傑佛遜 真是料想不到。裘比泰，把那隻肥牛宰了。兩個人吃晚餐。

裘比泰 那是竊，不是牛。（三人大笑）

傑佛遜 不管什麼，宰了它。

裘比泰 (笑) 先生的胃口也來了。你看他的臉色。小姐，你帶了什麼靈藥吧。

傑佛遜 你的行李在那兒？

蓓 珊 馬車快把行李放在外邊。

裘比泰 我去拿進來。(起步下)

傑佛遜 我去拿，裘比泰。你的手……

裘比泰 (舉起他的未受傷的手) 沒有關係，先生。我可以拿的。

蓓 珊 (走向裘比泰) 裘比泰，你的太太跟孩子，叫我問你好。

裘比泰 (停步轉身) 他們都好嗎？

蓓 珊 (點頭) 我還帶來了他們送你的幾件東西。

裘比泰 多謝，小姐！你來了真好了，小姐。(下)

傑佛遜 你孩子都好嗎？你妹妹好嗎？你丈夫呢？來！把大衣脫了。

(傑佛遜替她脫大衣，放在椅子上。)

蓓 珊 傑夫長了兩個牙了。

傑佛遜 兩個？好極了！

蓓 珊 他開始學講話了。安婉也長大了。你快不認識她了。

傑佛遜 她還認識我嗎？蓓珊。

蓓 珊 當然。她老是喜歡你教她的那個遊戲。她總是常提起你。『爺爺在那兒？爺爺幾時回家來？』



爺爺跟我買些什麼東西回來？」

傑佛遜 (笑) 唔，姆！

蓓 珮 妹妹要我問候你。我們倆很喜歡你替我們買的帽子和面紗。

傑佛遜 合適嗎？

蓓 珮 很好。還有大衣真漂亮。

傑佛遜 式樣好嗎？

蓓 珮 喔，好。

傑佛遜 還有你那好丈夫怎樣？

蓓 珮 他很好，工作也很忙。跟那些管事的也相處得很好……這兒的天氣老是這樣悶嗎？

傑佛遜 天氣非常壞。這兒有傳染病在蔓延。

蓓 珮 (四周一望) 您就住在這兒嗎？

傑佛遜 你喜歡我這屋子嗎？

蓓 珮 太暗一點，是不是

傑佛遜 (笑) 你一定累了。來一杯白葡萄酒？

蓓 珮 好的。(傑佛遜走向葡萄酒櫃) 爸爸！你來看——一輛馬車走不過了。街上這末多人。

傑佛遜 剛才法國大使對他們演說。發生過一點騷亂。這兒流行着的傳染病，彷彿把思想的傳染病也帶來了。(他選了幾瓶酒，拿起) 喝淡的，還是甜的？

蓓 珊 淡的。(玩弄桌上的機器)這是什麼，又是你發明的嗎？

傑佛遜 這是複寫機。很方便的。一封信可以複寫好多份。我等一下試給你看。

蓓 珊 (笑)喔，爸爸。你儘是發明！有時候我……(她看到了桌上的報紙，笑聲停止，皺眉，拿起報紙，閱讀。臉有怒色。)

傑佛遜 (斟葡萄酒)瑪麗亞學會做點心了嗎？她上一封信告訴我，伊白太太在教她……

蓓 珊 爸爸！

傑佛遜 喂？(轉身，看見他拿着報紙)喔！你不要看這報！(走過去拿下報紙)

蓓 珊 喔，天啊！

傑佛遜 你不要難過，親愛的！

蓓 珊 這是什麼報紙？

傑佛遜 皇家日報，這是大人先生們拿來當飯吃的。來，喝你的酒吧！

蓓 珊 我早知道他們怎樣在對付你，可是我想不到他們會用這樣卑劣的手段！

傑佛遜 這篇文章很動人，特別是說我勾搭一個妓女！一個妓女！我這樣的年齡！倒也不錯……

蓓 珊 我看不出這裡還有什麼幽默！你不想答覆他們？

傑佛遜 拆穿他們一個謊話，他們會來二十個新的。

蓓 珊 那末你預備怎末樣？

傑佛遜 我們不用理睬它，你以為怎末樣？親愛的。



蓓 珊 誰寫的，派西菲可斯是誰？

傑佛遜 我不知道，這是筆名。

蓓 珊 （靜默。她望著他，淚汪汪地，很沉痛地）你一定要做國務卿甘心接受這些侮辱嗎？

傑佛遜 這是我的責任，親愛的。

蓓 珊 責任？（起立，走到窗前，激動地）爸爸！

傑佛遜 怎末，親愛的？

蓓 珊 你不覺得你犧牲得已經夠了嗎？

傑佛遜 我沒有犧牲什麼？

蓓 珊 你沒有？

傑佛遜 沒有。

（靜默）

蓓 珊 幾星期以前，我發現了母親在獨立戰爭時候寫的一本書，她勸告維奇尼亞的婦女，要為戰爭的勝利而犧牲。我記得那時候母親病得路也不能走，她在家裡做着十個男人的工作。我也記得：她死了之後，我坐在你的屋子門口，聽你痛哭，你哭得這樣傷心，我以為你也不會活了。我記得你大聲哭喊，你爲了革命，犧牲了她。

傑佛遜 （倒在椅上）蓓珊！

蓓 珊 你犧牲了你的青春，你的壯年。這還不够嗎？

傑佛遜 蓓珊，親愛的！別說了！

蓓珊 不，即使你不爲自己打算。那末也該爲我們想一想？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一個四歲小孩，離開了我們的家，流浪到國外，難得和你見面。成天的想着家鄉，渴望着平平安安的過日子，而……爲什麼？爲什麼？難道永遠這樣下去……？

傑佛遜 蓓珊，我請求你別說了！

蓓珊 你不覺得對不起你自己嗎？對不起我們嗎？我告訴你，爸爸，家裡什麼事都弄糟了。要是你不馬上回去，家裡什麼都不剩了。什麼都完了！

傑佛遜 (痛苦地起立) 蓓珊！我請求你，不要說了！

蓓珊 (走向他。後悔地) 爸爸。喔。爸爸！我並不想使你……

傑佛遜 (抱着她) 我知道，我知道。

蓓珊 饒恕我。

傑佛遜 當然。

蓓珊 近來我很難過，心緒很亂，我不得不到這兒來跟你說。

傑佛遜 當然你應該來。要是你不來，我纔難過呢！

蓓珊 關於經營家鄉田地的事情，我們努力去做！可是天知道！倫道夫沒有這種才能。事情越不順手，他越痛苦。我也很担心。我怕你自己所有的產業，都要完了。

傑佛遜 我明白。親愛的，我明白。(他撫摩她的頭髮) 我也沒有想不到這點。我也覺得很抱歉，我

把事情都擱在你丈夫的身上。

蓓珊 我不應該說什麼的。我知道你在這兒的工作對你也很重要。

傑佛遜

（突然痛苦發作）我一生從來沒有過這樣惡劣的心情。你不知道，蓓珊，這兒的怨恨竟會這樣的刻毒。政治手腕破壞了這兒每個人的幸福！我在這兒受盡了侮辱和仇恨。從前自認爲是我的朋友的人，現在見了面都躲開了，連招呼都不打了。

蓓珊 人民一向是擁護你的！爲什麼呢？

傑佛遜

這兒有一批反動的政客，決定想改變我們政府的政綱——要是必要的話，他們不惜使用武力。自從梅迪生和門羅先生離開這兒以後，我獨自一個人在和他們對抗。可是我一個人敵不過他們，蓓珊！

倍 珊 那末總統怎末樣呢？

傑佛遜

祇有他的力量，和他百折不撓的正氣，鎮壓住他們。可是他老了，而且有病。（坐下）我晝夜不停地工作。他們到處破壞。我不是在這兒生活，我是在斷送自己的生命。

蓓珊 喔，我可憐的爸爸！

（蓓珊走向他，跪在他腳下，他取出掛在頸項上的小照片盒。）

傑佛遜

你知道我唯一的快樂嗎，親愛的？每天晚上，有一小時左右，我坐着，回憶我的家鄉。我覺得自己一天天地走向過去的時代，走向我從前所愛的那些人，你的母親……（他開了照片盒，細看）她是個美麗的女人，蓓珊。她真是愛你們。（他关了照片盒）你說得對，蓓珊。

如其當時我不丟棄家裡的事情不管，到現在，她一定還活着。這是真的。我把你母親犧牲給了革命。而我現在又要把你來犧牲了。親愛的，你的快樂比我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可是我像一個傻子，我正在破壞你的快樂。（起立拿報紙）而我所得到的，就是報上公開叫我「淫棍，無賴，流氓，偽君子」！（把報紙擲桌上）可是不用罵了！親愛的，你千萬不要難過。什麼事情都可以弄好的。我答應你。從現在起。我要照管自己的事情了。（嚴肅地取下一塊活動寫字板，坐下，放在膝蓋上，打開，取出紙和筆，寫得很快。）荷瓊。

荷瓊  
呀，

傑佛遜 替我叫一聲裘比泰。叫人鈴在那邊。（荷瓊拉鈴，後台開鈴聲）明天我有一件事要你做。

荷瓊 好的。什麼事？

傑佛遜 （一面在寫）我要你替我買些適合我們家裡用的傢俱，包裝好了，運到列區蒙特去（譯註十五）。

荷瓊 運到列區蒙特？

傑佛遜 在這裡我還得忙幾個星期，可是乘航路還能通的時候，我們先把東西運走。（他相信寫完，重讀一遍，裘比泰上）

裘比泰 先生，有什麼事？

傑佛遜 你知道總統的家嗎？

裘比泰 知道。

傑佛遜 馬上把這封信送去。

裴比泰 吃了晚飯？

傑佛遜 (起立)不，現在。裴比泰。

裴比泰 那晚飯燒不好了。

傑佛遜 馬上就去。裴比泰。(對蓓珊)我們一同回家去。蓓珊，你等我幾天。我去辭職了。(他把

活動寫字板放在桌上)

裴比泰 你要回家去。湯姆先生？

蓓珊 是的。裴比泰。

(裴比泰望着傑佛遜)

裴比泰 湯姆先生要回家去……？

蓓珊 喔！真快活，爸爸，我……

(外面羣衆的喧嘩聲隱約可聞。蓓珊說話中斷。傾聽。吵聲增大。)

傑佛遜 又是民衆。(他走至窗前，外望)這對於聯邦派的人，又是一個把柄。

蓓珊 他們在唱什麼？

傑佛遜 我聽不出。(歌的字句「打倒……」聽得清了)

蓓珊 打倒——誰

傑佛遜 (最後一個字聽清楚了「華盛頓」)華盛頓？華——！(兩個相視，片刻零星的沉默。)他

是民衆和民衆的敵人之間的唯一中間人。(靜默) 蓓珊！當我們一切人的名字被時代遺忘的時候，祇有華盛頓的名字，會炳彪千古，什麼地方有人爭取自由，什麼地方就會有他的名字，(看見斐比泰站着不動，憤怒地) 喂，斐比泰。走啊。你在等什麼？(斐比泰下。蓓珊疑問地望着傑佛遜) 不，親愛的。這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如其我們的人民不配享受自由，那誰也不能爲他們爭取的。我要回家去啦。(他拿起活動寫字板，關上，放還在火爐架子上。)

幕落



——第一三三場——

景：

同第二場，幾天以後。傢俱大都搬走了，室內顯着空虛。地板上有幾摺書。蓓珊在整理照片與細軟物件放入布袋裝木箱。傑佛遜坐在辦公桌前理頭疾書，很快地清理桌上一大堆文件。室內燃着幾只火碓，烟霧瀾漫。

賽比泰上，臉帶愁容。他檢起一捆書，準備拿出去了，室外車聲隆隆可聞。三人凝神靜聽。又是裝死人的車！（他走向窗口）裝滿了，先生。（走向火碓）到處都是黃熱病！白人像蒼

蠅一樣的死去，先生。（投爐煤入火碓，濃煙又起）

傑佛遜（對蓓珊）你聽到嗎？（蓓珊還是整理她的東西）

賽比泰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傑佛遜 賽比泰，你馬上帶偷道夫太太到日耳曼鎮去。（譯註十六）

（門鈴响。賽比泰去開門）

傑佛遜 蓓珊！過幾天我會到那兒來找你，我們一同回家去。

蓓珊 我不讓你一個人留在這兒。

傑佛遜 我要辦完這些事。

蓓珊 那末我就在這兒陪着你。

傑佛遜 不聽話的孩子。

珊 我是專誠為你來的。（賽比泰借漢密爾頓上。）

麥比泰 先生，有人會你。

傑佛遜 (起立) 漢密爾頓上校。

漢密爾頓 總統來了沒有？(麥比泰下)

傑佛遜 還沒有。我的女兒，倫道夫太太。漢密爾頓上校。

(蓓珊行禮，漢密爾頓鞠躬。)

漢密爾頓 他要我到這兒來見他。我到我車子裡去等他。

傑佛遜 歡迎你在這兒。

漢密爾頓 謝謝你。

蓓珊 對不起，爸爸！漢密爾頓上校！(她行禮，下)

漢密爾頓 有個人患了傳染病死在人行道上。(傑佛遜走至窗前)看了不雅觀。我叫我的車夫去叫死

人車去了。

傑佛遜 真不好受。

漢密爾頓 情形越來越兇了。(四週一望)你要搬家嗎？

傑佛遜 是的。一切都很亂。(坐下，拿起筆)對不起！我………(表示要工作)

漢密爾頓 沒有關係。你請便！我不打攪你。

(傑佛遜又開始寫)

傑佛遜 總統應該立刻離開這裡。



漢密爾頓

你一定也知道，我要求過他離開一下。可是這位大人物是個固執的軍人。誰也勸不動他。毫無辦法。（傑佛遜專心地寫。漢密爾頓望了一下近。桌上的幾本雜誌，挑了一本，驚奇地，豎起肩向傑佛遜一望，然後惡意地微笑）時報？

（傑佛遜一面寫，一面冷冷地對漢密爾頓一望，冷淡和輕聲地回答）

傑佛遜 是的。

漢密爾頓 我看到一篇關於你的文章。你看到嗎？

傑佛遜 （停寫，仰望）我看到了。

（靜默，他又開始寫。）

漢密爾頓 （微笑，頗得意於自己的開玩笑）還寫得不錯。

傑佛遜 寫得很漂亮。可是沒有一句真話，漢密爾頓上校。一句真話也沒有。

漢密爾頓 喔。噯，傑佛遜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和這些女人有交情？

傑佛遜 （繼續寫）那祇有問寫這篇文章的人了。

漢密爾頓 我讀了這篇文章，我……

傑佛遜 你讀了？漢密爾頓上校，大家都以為這篇文章就是你寫的。

漢密爾頓 這是一個叫（假裝看報紙）派——西——菲——可斯的的人寫的。

傑佛遜 （意味着諷刺，苦笑）派西菲可斯。是和平的意思！一個很正派的筆名。漢密爾頓上校，差

不多從第一次我們出席內閣會議以來，我們兩個人就像一對決鬥的雄雞。現在鬥雞的場面已

經完了。從此內閣會議上不會再有爭執了。

漢密爾頓 爲什麼？

傑佛遜 總統沒有告訴你？

漢密爾頓 沒有。

傑佛遜 我已經辭職了。

漢密爾頓 喔，我聽了這消息很難過。

傑佛遜 我倒不。我很快活，上校。

漢密爾頓 （起立，走至窗口）關於這件事我很同情你。

傑佛遜 漢密爾頓上校，你是不是要回到鄉下去避一下瘟疫？

漢密爾頓 是的。

傑佛遜 過幾天，我也要走了。也許我們從此不會再見面了。（走至壁爐架，放下活動寫字板）

漢密爾頓 很可能不再見面了。

傑佛遜 我想平心靜氣，以光明磊落的態度請問你——（他檢起報紙）這種文字，對於一個國務卿的

尊嚴，有沒有損害？

漢密爾頓 （刻毒地）可是一個國務卿，是不是應該指使他的走狗，來干涉我的私生活？

傑佛遜 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漢密爾頓 你以爲我會不開口嗎，是不是？你以爲我會犧牲我的私人幸福，聽任你罵我貪官污吏嗎？

好！你看你成功了沒有？國會幫我洗清了名譽，而且我站得更穩了！我沒有逃跑！可是，爲你打算，我看你還是回你老家，坐在你的山頂上去吧。哲學的實驗已經完了。你的民主主義也完了。

傑佛遜 你真的這樣想嗎？

漢密爾頓 我早知道了。六年前我就知道了。（門鈴响）天啊，目前的現象還不能使一個夢想家清醒嗎？現在你覺得你的人民怎樣？跟你一起做夢的拉法伊脫現在關在德國監獄裡，他想解放監獄，而監獄成了他唯一的避難所了。還算他運氣好。要是他逃得慢一點，他的頭早已掛在籃子裡，他的血早就流在陰溝裡，流到法國的最高貴的處海裡——給你的瘋狂蠢豬，人民，去喝了。我告訴你，我恨透了這件事。可是現在這兒居然也有同樣的暴徒，將來會有同樣的恐怖！

賽比泰 （上）華盛頓將軍到。

華盛頓

（上）諸位！（他很老了。臉上有疲倦和困惑的神情，可是仍然是一腔堅決，強硬的堡壘。賽比泰下）

傑佛遜 總統先生。（走向華盛頓，接他的帽子和手杖）

漢密爾頓

華盛頓

（移動椅子）總統，你休息一下吧。現在的時候，我們實在不能沒有你啊。請保重！很好。謝謝你！（很費力地坐下，沉默，他沉思，敲着椅子扶手，像敲鐘一樣。裝棺材的車

子又經過街上）已經有千多人死掉啦，這個黃熱病比一百尊大砲還利害。（嘆氣，又敲椅子

漢密爾頓 你應該立刻離開這兒，總統。

華盛頓 我想現在活着，還不如死的好。（敲椅子，長嘆，靜默）這是什麼意思？（靜默，敲椅子）想不通。人民不配有自由嗎？這是我們的答案嗎？你有沒有和法國大使談過？

傑佛遜 談過了。沒有辦法跟他講理。他是個瘋子！我已經要求法國把他撤回。

華盛頓 他們全是瘋子。拉法伊脫逃命了嗎？拉法伊脫？可是現在這兒，民衆是暴動起來了！這算什麼意思？（靜默）我們必須用一切力量幫助拉法伊脫。

傑佛遜 我已經發了封信給摩立斯大使，要他盡力要求法國政府。

華盛頓 不知道有用沒有用。我很懷疑。（華盛頓緊張地拿起報紙，很快地看傑佛遜一眼。對漢密爾頓嚴重地）你在樓下等我好嗎？我有話跟你講。

漢密爾頓 （不好意思地望了傑佛遜一眼，故意地微笑）我在你的馬車裡等你。（華盛頓點頭）再見，傑佛遜先生。

傑佛遜 再見，上校。（漢密爾頓下）

華盛頓 我等一下再和他談。他是很不容易說服的。可是他倒總是這樣的態度。有一次，在戰爭中，他當我的副官。他要我等了他兩個鐘點。我罵了他，他就提出辭職。氣憤得像個小孩子。（和緩地，顯然對漢密爾頓有好感）最後，我滿足了他的要求，派他當了一名指揮官。他是個很好的軍人。他第一個帶了隊伍去攻打約克城（譯註十七）。他真是個了不起的人。你們倆

爲什麼不能合作？

傑佛遜 我們的政策，相去像南北極一樣的遠。

華盛頓 統一起來。

傑佛遜 這是不可能的。

華盛頓 讓我來做你們的中間人。

傑佛遜 你已經試過了。

華盛頓 讓我再試試。

傑佛遜 這是沒有用的。請你相信我，我們倆誰也不肯坦白地犧牲自己的信仰。

華盛頓 (嘆氣，敲椅子) 唉，他們要我回家去。有什麼信要帶嗎？

傑佛遜 (坐在華盛頓旁) 問候梅迪生先生。同時請你看看我的新的打麥機。要是你喜歡的話，這個

做打麥機的機匠現在住在列區蒙特。他一定歡迎新的定貨。你可以用兩匹馬，一點鐘之內打

出三担麥子。

華盛頓 喔！我一定要去看看。

傑佛遜 請你告訴梅迪生，明年春天，我可以和他在一起種花了。

華盛頓 不，湯姆，我怕你不能够回去。

傑佛遜 爲什麼不能？

華盛頓 (哭泣，取出一信，放在桌上) 你的辭職信我不能接受。

傑佛遜 (起立) 對不起，總統先生，你一定要答應我。

華盛頓 我到那兒去找一個替代你的人。

傑佛遜 我並不是裝腔作勢。我已經失敗了。

華盛頓 失敗和成功，應該由我來判斷。

傑佛遜 我從政已經二十四年了。我已經精疲力盡，我做的事，對你沒有好處，對我祇有煩惱。我私

人的事情，已經擱置得太久。攪得一團糟了。我非要回家去整理一下不可。

華盛頓 你完全想不到朋友對你的期望？

傑佛遜 (走開) 有一個時期，我覺得朋友對我的期望，比任何東西都可貴。可是現在我祇要安靜。

住在這兒，我對一切都厭惡，而你偏要我放棄一切喜歡做的事情，對不起，我不能！我今後想過一點平安的生活。

華盛頓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病，湯姆，而且我老了，我也懷念我的故鄉的山和水。(近乎咆哮)

你不知道我也厭惡這樣的生活嗎？你以為我不想我自己的田莊上過平安的日子嗎？你不知道這一切，這一切……(抑制着自己)……長時間的沉默。自言自語) 平安的生活？在那兒？(他回憶過去，在索記一句話) 喔，是的……潘恩曾經寫過這樣的話。是不是在「危機」那本書裡：「現在是考驗人類的靈魂的時候了，烈火一樣堅強的戰士，陽光一樣熱烈的

愛國者都在這生死關頭退縮了。」(傑佛遜倒入椅內。總統率直地給了他一下致命的打擊。)

這句話，使我深深地想起了從前的事情！真像是昨天一樣！我的士兵沒有飯吃，沒有衣服



穿，在流血戰鬥；我讀着潘恩的文章。你知道，這篇文章給了我新的力量。我用號筒唸給我的士兵聽。我把這篇文章釘在樹上給他們看。這篇文章幫助了他們。給了他們恢復疲勞的勇氣。你還記得有個保皇黨的旅館老板說的話嗎？他反對戰爭，因為——（他想起了潘恩的話）「你還記得有個保皇黨的旅館老板說的話嗎？他反對戰爭，因為——」

「他還記得有個保皇黨的旅館老板說的話嗎？他反對戰爭，因為——」

「對了，他說因為：『他要求和平的生活？』那時候潘恩望着在地上爬着的旅館老板的孩子們，說：『要是這個保皇黨還是一個人的話，他一定會說：如果我們不得不和暴君鬥爭，那末就讓這鬥爭在我的一生中來吧。好讓我的孩子們享受和平。』對了，我想這就是答復。唯一的答復。（突然，拚命地，抓住傑佛遜的手臂）湯姆！政府快要解體了。我們的共和國危在旦夕。我們必須支持它，無論如何必須支持，用一切方法來支持！（兇狠地，彷彿一個百折不撓的戰士，在和鷹身鬥爭。他敲着桌子）一定可以支持的。一定可以，我敢說。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我要用我的最後一滴血來爭取它的成功！（勇猛之態消失了。又變為困乏而衰病的老人）請你再留幾天好嗎？讓我找到了接替的人。」

傑佛遜

華盛頓

傑佛遜

好！你看，我像個將被執行死刑的囚犯，即便是幾天的緩刑，也使我高興。（浩嘆，預備下轉身）我也不願在這兒，帶着你的公事到鄉下去，你可以在那邊辦公。（鞠躬）再見。

（起立）再見。總統先生。

華盛頓下。外面棺材車車聲隆隆。傑佛遜疲勞與痛苦地沉坐椅上。泰比泰上。添了些爐火

● 珊上，拿着一個八音琴）

蓓 珊 爸爸！你看！我在櫃邊找出了這個八音琴。我想……爸爸，你沒有病嗎？  
傑佛遜 沒有，蓓珊。

蓓 珊 你臉色不好。真的沒有病，爸爸？

傑佛遜 沒有，親愛的。

蓓 珊 你要吃些什麼藥嗎？想喝水嗎？

傑佛遜 不要，親愛的。我沒有什麼。（靜默，表比泰下）

蓓 珊 我把這八音琴帶回去給安妮好嗎？

傑佛遜 好的。

（她開鏈簧，八音琴奏出音樂）

蓓 珊 安妮一定喜歡的。你想她會多快活？

傑佛遜 嗯。（靜默）

蓓 珊 總統允許你辭職了嗎？

傑佛遜 允許了。

蓓 珊 我剛才在門口和他說話來着。我看他很老了，是不是？（傑佛遜點頭。蓓珊關閉了八音琴）  
噯，爸爸，別這樣！別這樣苦惱自己！

傑佛遜 （起立）他是個快死的人了！蓓珊。他快要死了。他死後，他們就會奪取政權。那什麼都完了，蓓珊。那就是我們共和國的末日到了。



蓓珊 也許我們還沒有準備這一層吧，爸爸。

傑佛遜

（來回走動，不安地）要不是此時此地來準備，還待何地何時？人類那兒還會有這樣的機會？蓓珊，這是我的理想！從年輕時候就有的理想！

蓓珊

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了，爸爸。

傑佛遜

顯然還不夠。烈火一樣堅強的戰士。（靜默）十七年以前，就在這兒，費拉特兒非亞，我起草了獨立宣言。這是我對於美國的梦想，蓓珊。也是全人類的希望。（靜默）蓓珊！這不是人民對不起我們，而是我們對不起人民。是的，現在我明白了。（在室內來回走着）發醉倒是健康的象徵。我們的人民在暗中摸索。他們要和政府爭權利嗎？好的！他們需要在政府中獲得更大的權利。今天他們大多數人甚至連選舉權還沒有。我們祇要用很小的力量，就可以教他們明瞭這些混亂局面，對他們是不利的。而我們沒有教育他們，這是我們對不起他們的地方，蓓珊。當備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的形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推動這個政府去工作。我們必須使人民得到選舉的權利。而且必須教他們運用，有效地運用。我們必須給他們免費的教育，我們必須給他們言論的自由。祇有受了教育的人民。才能算真正的自由。直至現在，人民的才能被埋沒在垃圾堆裡。我們必須挽救，我們相信一定能挽救！我們必須和愚蠢與貧窮鬥爭。我們必須走到街頭。廣場，和做工的地方去……

裘比遜

（上）先生。（漢密爾頓在門口）

漢密爾頓

請你原諒，我並不想打擾你

(傑佛遜望着漢密爾頓，弱比泰下)

傑佛遜 沒有關係。請進！

漢密爾頓 總就要我和你談話，他心裡很難過。

傑佛遜 是的，我知道。

漢密爾頓 他要我設法消除我們兩個的成見。我想我們沒有理由不龍統一。

傑佛遜 你以為能嗎？

漢密爾頓 祇要你不再把憲法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譯註十八)

傑佛遜 唔。

漢密爾頓 要是我們兩個人合作，你可以.....

傑佛遜 我們不能合作！

漢密爾頓 喔！

傑佛遜 我們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人。

漢密爾頓 可是，我答應和平相處。

傑佛遜 豺狼對綿羊答應和平。(譯註十九)

漢密爾頓 你太抬舉我了！

傑佛遜 這不是美國作風。

漢密爾頓 我是個地道的美國人，不是冒充的。

傑佛遜 可是你帶來了舊社會的罪惡所產生的謊話。

漢密爾頓 謊話？

傑佛遜 你以為人民生來是被踐踏的，你以為上帝規定高貴的人踐踏人民是合法的。

漢密爾頓 可笑！你出身貴族，有錢，有地，有奴隸，還滿口講人民！

傑佛遜 想一想你的出身，漢密爾頓先生，你就會知道……

漢密爾頓 不准你說！（氣得發抖）我必須警告你。

傑佛遜 說什麼？說你是個窮孩子？說你到了美國以後，美國給了你名譽和財富？我相信，在這塊土地上，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有這樣的機會。

漢密爾頓 你以為我不想使美國富強嗎？

傑佛遜 祇有由人民自己管理的國家，纔能富強。

漢密爾頓 你以為我鄉下的那些農奴，能使這國家富強？

傑佛遜 美國沒有農奴。

漢密爾頓 別咬文嚼字！我不問名詞！叫他們自耕農！你愛叫他們什麼，就叫什麼！這些人連他們自己都管不了。

傑佛遜 那末，他們能不能管別人呢？我們找到了什麼天神，類似國王，獨裁者等等來管他們嗎？

漢密爾頓 我表示我最後的態度。去，你去！回到你的窮鄉僻壤去！從現在起，我告訴你，你別再想

做這個政黨的領袖了。

傑佛遜 我討厭政黨。可是如其祇有這個辦法能和你鬥爭的話——那末我要組織另外一個黨。我要組織一個人民的政黨。（譯註二十）

漢密爾頓 現在你露出馬脚了吧。你要求兩個政黨！你希望流血！到底你也是個反動的亂黨。（譯註二十一）

傑佛遜 這又是你自己造的謊話，因為你存心要這樣說，這樣說了你可以藉口殺人！我恨透了，把一切自由的呼聲，都叫作反動的亂黨來鎮壓。

漢密爾頓 好，你是不是亂黨？你應該承認！

傑佛遜 來吧，你儘管拿着人頭和血淋淋的人骨搖晃吧。你儘管造謠侮蔑陰謀陷害吧！當我們第一次工作後疲勞而睡着的時候，你捉住了我們，細綁了我們，可是祇要我們一醒，站起身來，就能掙脫掉你這種脆弱而腐朽的繩子的。

漢密爾頓 很好。那末，讓我們開火吧。可是要認真的打一仗。同時當你煽動你的暴徒的時候，請你記住——我們才是美國的真正主人，我們早有準備，把美國從你們這些野獸——所謂人民的手裡拿回來。

傑佛遜 同時我也要告訴你，祇要有一天我們人民把政府鞏固地拿到自己的手裡，這個人民的政府，就會像一個巨人。他們寧願犧牲他們的生命，決不讓一個獨裁者來剝奪他們的自由！

漢密爾頓 （鞠躬）再見，傑佛遜先生。

傑佛遜 再見，漢密爾頓上校。（漢密爾頓下。傑佛遜轉身向蓓珊）蓓珊，這一個鬥爭也許要用我畢

生的精力……

蓓珊 是的。

傑佛遜 但是我不能不這樣做！我討厭鬥爭，可是我不能不這樣做。蓓珊。我要安妮和傑夫以及他們的  
的孩子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裡成長。我不能不這樣做，蓓珊。

蓓珊 當然你應該的。（起立，走向傑佛遜）當然你應該的，爸爸。（她激動地執着他的雙手，親吻着）

——幕 落——

第  
五  
幕

景。

新建的華盛頓城，一八〇一年（譯註二十二）。在康拉特公寓內佛傑遜的房間。佛傑遜坐辦公桌前寫着。他的外孫和外孫女在他脚旁地板上玩着。蓓珊坐着，編織東西。外面走廊裡，人聲鼎沸。裘比泰把一盆東西放桌上。壁爐架上放着一個大理石的華盛頓半身像。

（敲門聲，蓓珊起立。裘比泰走向門）

蓓珊 我去開，裘比泰。（她趕至門口，開門。信差給她一封信。一羣公寓的寄信者圍着他問話。

信差 第二十七號選舉箱報告送來了。

蓓珊 謝謝。（羣衆圍着問她）等一下。（她把信送給她父親。佛傑遜看信，她在旁焦急地候着。

佛傑遜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譯註二十三）

蓓珊 喔，爸爸！（她走到門口）沒有結果，壽不起。國會還沒有作最後決定。（窗外羣衆仍堅持不散）

第一人 我們聽說波佛先生（譯註二十四）不投你父親的票。

蓓珊 據我知道，這是不確的。

信差 （搖頭）不確的。我早告訴他們了。（對別人）我早跟你說過了，沒有這回事。（下）

第一人 我們選舉佛傑遜先生做總統。國會還有什麼麻煩？他們想急末辦，偷遶夫太太？



第三人 是不是聯邦派的人想推翻這項選舉。另外推他們自己的人來當總統？

蓓 珊 我也不敢說……

（忽然，聽到一個尖噪子的聲音，一個矮小婦人從人羣中擠進來。她是康萊特太太，這個公寓的女主人。）

康萊特太太 請到客廳去，對不起！大家都下樓去！到客廳裡去！你們在那兒也聽得到消息，和在這兒一樣的，現在我們不要打攪傑佛遜先生！讓別人休息一下，好不好？請到樓下客廳去。（她上，抱歉地，低聲）誰都在關心這件事，你知道。

蓓 珊 我們都像一家人了。

康萊特太太 是的，可是我不能讓他們在這個時候來打攪你父親。

蓓 珊 謝謝你。

（外面另外一個男人的噁噪子。「請讓一讓，讓我進去。」大家讓在一邊，一個穿邊省服裝的人，全身武裝，立在門口。）

邊 民 湯姆。傑佛遜在這兒嗎？

蓓 珊 什麼事？

邊 民 維奇尼亞州的門羅州長有信給他。

傑佛遜 就是這兒。

邊 民 你就是湯姆、傑佛遜？



傑佛遜 是的。

邊 民 (遞信給他) 門羅州長要我親手交給你本人。

傑佛遜 謝謝你！(拆開閱讀) 請坐。

邊 民 站一下沒有關係。一路上從列區蒙特到這兒真累人，馬跑不動了。州長等着你的回信。

傑佛遜 還不能有回信。

邊 民 選舉的事情還沒有決定？

傑佛遜 沒有，你還是等一下。

邊 民 好的。

傑佛遜 康萊特太太，請你替這位先生預備一點熱的東西吃。裘比泰，你去換一匹馬好嗎？

裘比泰 是，先生。(下)

康萊特太太 我就去預備，傑佛遜先生。(走至門口，叫喊) 穿桑！

聲 音 (在台後) 什麼事，康萊特太太。

康萊特太太 預備幾瓶酒！

倍 珊 也許你想喝點酒！

邊 民 喔，謝謝你，太太。你太客氣了。

(倍珊微笑，取自蘭地酒瓶。康萊特太太回來。)

男 孩 爺爺，同我玩。

蓓珊 傑夫，（倒酒）爺爺正忙着呢！

男孩 來吧，爺爺。

傑佛遜 等一下，傑夫。我再教你一個新的遊戲。

男孩 一個新的？

傑佛遜 一個好玩的。

男孩 是不是騎馬上街。

女孩 喔，爺爺，給我一朵花好嗎？

蓓珊 （遞酒給邊民）孩子們，到裏邊去。

傑佛遜 不，不，他們沒有鬧，讓他們在這兒好了。

（蓓珊招手，叫兩小孩離開桌旁，讓他們坐在她身旁。）

邊民 （喝完酒）哦！精神都恢復了！

（敲門聲。蓓珊趕去開門。梅迪生上。公寓的旅客都跟着他，圍着問他。梅迪生在說：「這是最接近的一次選舉結果，我剛從國會裡來的」。

梅迪生 （上。氣喘，疲倦不堪）我剛從國會裏來。我趕到這兒來。街上擠滿了人。我從來也沒有見

過這末多人。

傑佛遜 （起立）傑姆，你怎麼一點精神也沒有了。

梅迪生 （坐下，嘆氣）是的。第二十七號選舉箱揭曉了。

傑佛遜 我們剛纔接到這消息。

梅迪生 你應該到國會去看看！真好看！有的睡在椅子上，有的靠在牆上睡着了。累得眼睛都紅了。

傑佛遜 尼可爾遜發熱好一點沒有？

梅迪生 更利害了。他在一間會議室裡休息。他連投票的精力都沒有了。

傑佛遜 誰在看護他？

梅迪生 他太太在他身邊，給他吃藥，喝水。

傑佛遜 應該把他送到醫院裡去。

梅迪生 他不願意離開。堅持要在他未死以前投你的票。我怕也許明天他就活不成啦。

（傑佛遜搖頭）湯姆，外面有一種不好的謠言在散佈。羣衆有點不安靜了。

傑佛遜 是的，我知道。也許還不止是謠言，我很擔心。（遞一封信給他）

梅迪生 天啊，這末麼得了！

康萊特太太 我和我丈夫談過，倫道夫太太，我們倆人都覺得現在的選舉方法不好。

梅迪生 我同意，我同意。

康萊特太太 拿我丈夫來說。他希望你爸爸做總統。波爾先生做副總統。那末就該讓他在選舉票上寫明，不應該寫兩個名字，由國會來作決定。這才對，是嗎？可是怎樣？我們把聯邦派打倒了，而國會裏面大多數人還是聯邦派。他們不知道該挑選誰？這僵局已經有六天了。我看他們四年也解決不了，那末我們就四年沒有總統。這真是考慮太週到了！誰都在這麼說！

傑佛遜 真的嗎？

康萊特太太 應該理智一點。（她用力地點頭，演說完畢，匆匆欲下）

梅迺生 我們早該看到這困難。我們確是把選舉制度擾亂了。

邊 民 憲法必須修改，讓人民能把他想選舉的總統名字寫出來。

傑佛遜 好的，這是可以修正的。這就是憲法的真正價值。它可以產生這樣價值的。

梅迺生 只要有機會讓我們來修正。湯姆，我真擔心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一個青年在門口出現。）

青年 傑佛遜先生住在這兒嗎？

康萊特太太（在門口）到客廳裡去！到樓下客廳裡去！

蓓 珊 沒有關係，康萊特太太。

康萊特太太 喔，對不起，我以為他也是我的旅客呢？（她下）

青年 是傑佛遜先生嗎？

傑佛遜 是的。

青年 你不認識我嗎？十二年前，在巴黎？

傑佛遜 你是？喔，對了，你是拉法伊脫的兒子。

青年（點頭）是的，先生。

傑佛遜 我聽說你到了美國，我天天在盼望你，你記得蓓珊？（對蓓珊）喬治華盛頓，拉法伊脫。

蓓 珊 當然記得。（拉法伊脫鞠躬，蓓珊還禮）

拉法伊脫 她一點也沒有改變，就是更漂亮了。

蓓 珊 （笑）他真是拉法伊脫的兒子，一點也沒有錯。

傑佛遜 他和他父親的優良傳統。他們是我的外孫。

蓓 珊 （得意地）我的女兒，安妮，倫道夫小姐。

安 妮 （行禮）拉法伊脫先生。

拉法伊脫 （鞠躬）倫道夫小姐。

蓓 珊 喬治·華盛頓，拉法伊脫先生。（帶她的孩子上前）我的兒子，（得意地）湯姆士·傑佛遜

·倫道夫。（小孩深深地一鞠躬，拉法伊脫對傑佛遜笑，傑佛遜面有喜色）

傑佛遜 我的朋友，梅迪生先生。

拉法伊脫 你們神聖不朽的憲法的起草人。（鞠躬）我向你表示敬意。

梅迪生 （冷淡地）神聖不朽？現在它病得很厉害了，幾天以後，也許幾個鐘點以後，就可以知道永

垂後世，還是夭折。（對傑佛遜）湯姆，我緊張得像一隻貓，我三晚上沒有閉過一下眼睛。

傑佛遜 到裡邊去睡吧。

梅迪生 不，不，

傑佛遜 蓓珊，你去替傑姆準備一個床。

梅迪生 不，我不能睡，對不起！讓我坐在這兒好了。（坐下）

傑佛遜 (搬椅子給拉法伊脫) 我們正在這兒經歷一個危險的關頭。

拉法伊脫 (坐下) 真不幸，我來正碰上這個時機，可是我一到，就忙着來找你的。

傑佛遜 (對拉法伊脫) 告訴我！你父親怎末樣啦？

拉法伊脫 他現在從監獄裡出來了。

傑佛遜 我聽說了。我也沒有信給他，因為這幾年這兒情形也很壞，我也沒有辦法和他通訊。(靜默)

(他身體怎樣？)

拉法伊脫 在牢裡六年了。

傑佛遜 他們沒有使他失掉勇氣嗎？

拉法伊脫 那是他們永遠也辦不到的。

傑佛遜 當然。

拉法伊脫 他要我向你解釋，他也不能寫信給你。拿破倫監視他。他只有一縷的自由。

傑佛遜 (微嘖) 最初我希望拿破倫能把華盛頓的真正光榮的價值和該撒大將的功績比較一下。(他

向華盛頓的半身像望了一眼)

拉法伊脫 (跟着他的視線) 我們聽說他死了，我父親哭得像個小孩子。(靜默)(譯註廿五)

傑佛遜 一代偉人離開了我們。美國現在必需孤單地行走了。

拉法伊脫 喔，請原諒我。這不是我所希望的美國，這倒像拿破倫統治我們時候的情形。

傑佛遜 在這次糾紛裡，的確有這樣的預兆。你已經感覺到了。我們自己的小拿破崙很可能帶着他的



武裝同志，依照他的方式來強迫我們。

拉法伊脫

（起立）不能由他們這樣。我父親要我帶一句話給經，他對我說，告訴傑佛遜，全世界苦難人民的眼睛，都望着美國。這是他們在地球上的最後的希望。

（敲門聲，傑佛遜開門。一個信差在門口。）

信 差

傑佛遜先生嗎？

傑佛遜

是的。什麼事？

信 差

有信！

傑佛遜

謝謝你！

（信差下。傑佛遜取信，折開，閱讀，形態嚴重。）

梅迺遜

（起立）什麼事，湯姆？

傑佛遜

一部份聯邦派的人準備在今晚上開會。

梅迺遜

想推選選舉嗎？

傑佛遜

很有可能。（遞信給梅迺遜，梅迺遜讀後，嘆氣）

邊 民

太豈有此理！誰也不能把我們的共和國從我手裡奪去。

傑佛遜

（對邊民）你說得對，朋友。（他走向辦公桌，拿起他寫的信，攢好）我怕你沒有時間吃飯了。請你去看看，你的馬預備好了沒有？

邊 民 好（下）



傑佛遜（封信，對蓓珊）我想你還是準備回家吧。

蓓珊 好的，爸爸。

傑佛遜 我不知道這事情會怎樣發展下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了結！

（邊民復上）

邊民 馬預備好了，就在外面。

傑佛遜（遞信給他）給門羅州長的，替我問候他。

邊民 是。先生。

傑佛遜 把你的馬趕得快一點！

邊民 它跑起來像風一樣快，傑佛遜先生。放心！（下）

蓓珊 你裏我們什麼時候走？

傑佛遜 現在就走。（看錶）吃過晚飯走。

蓓珊 還末急嗎？

傑佛遜 是的。

蓓珊 有什麼嚴重的事情嗎？

傑佛遜 我不知道，蓓珊。

蓓珊 是漢密爾頓將軍嗎？又是他？這個人的陰謀沒有完的時候嗎？

拉法伊脫 漢密爾頓？（他有些茫然）可是，在獨立戰爭時候，他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我父親常常提

起他的。

蓓 珊 戰爭以後，這兒的人都變了，拉法伊脫先生。真正的革命是在最近這六年。

梅翅生 而且我們的人民已經得到了勝利，拉法伊脫先生，靠了選舉，人民已經把政府拿到了他們自己的手裡。可是現在聯邦派的人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却用任何手段來破壞一切。

(有人敲門。)

蓓 珊 他們設法使阿丹姆司總統完全反對我父親——他也是我父親最好的朋友。

拉法伊脫 這太奇怪了。叫我不能相信。

蓓 珊 你知道爲什麼這幾年來，他沒有寫信給你父親？他沒有辦法寫！他們拆他的信，他們把信裡的話斷章取義，印發出來，作爲反對他的資料。

(連續敲門聲。)

傑佛遜 蓓珊，這些舊話不必重提了。

蓓 珊 爸爸，街上有的拿着槍。他們在歡迎漢密爾頓和他的軍隊。他們說就要有戰爭了。

(門開了，漢密爾頓上場，一個長時間驚人的沉默。)

漢密爾頓 傑佛遜先生。

傑佛遜 漢密爾頓將軍。

蓓 珊 你竟敢……

傑佛遜 蓓珊，你進去。

蒂·珊 是，爸爸。來，孩子們！（她招呼孩子們下）

傑佛遜 漢密爾頓將軍。喬治·華盛頓·拉法伊脫先生。

漢密爾頓 拉法伊脫，你是拉法伊脫的兒子？

拉法伊脫 是的。

漢密爾頓 當然，我認識你的父親，他是我的朋友。

拉法伊脫 他常常提起你，他很欽佩你。

梅迪生（拿起帽子想走）諸位，再見！

拉法伊脫 我和你一同出去好嗎？

梅迪生 來吧。（下）

傑佛遜 你和我們一起吃飯好嗎？（拉法伊脫點頭，傑佛遜看錶）還有二十三分鐘。

拉法伊脫 二十三分鐘？

傑佛遜 一定要準時。康萊特太太管理公寓都是按照民主的方式。先來的吃好的。

（拉法伊脫微笑，轉身向漢密爾頓，鞠躬。）

拉法伊脫 漢密爾頓先生，再見。（漢密爾頓鞠躬，拉下）

（傑佛遜與漢密爾頓相視片刻。）

傑佛遜 有什麼事我可以為你效勞嗎。漢密爾頓將軍？

漢密爾頓 沒有！但是我倒可以為你效點勞。我說話不繞圈子，傑佛遜先生。我對你的感情並沒有絲

毫改變，我還是看不起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事情。

傑佛遜（走向辦公桌，指着椅子）請坐，將軍。

漢密爾頓 你明不明白？

傑佛遜 我想得很多。（指椅子）請坐？

漢密爾頓（坐下）謝謝。（靜默。兩人相視）你瘦了。

傑佛遜 而你却胖了。

漢密爾頓 不見得。是這件背心……也許，重了幾磅。（靜默，漢密爾頓望窗外）這就是你的華盛

頓城。一個泥洞！（譯註廿六）

傑佛遜 種幾顆樹，添些人行道，就像樣了。

漢密爾頓 這個城市就在我們碰到的第一天誕生的。

傑佛遜 是的。

漢密爾頓 你記得嗎？

傑佛遜 喔，當然。

漢密爾頓 那總統的官邸似乎還不壞。

傑佛遜 不壞。

漢密爾頓 够大了。

傑佛遜 够兩個皇帝和一個王公住了。

漢密爾頓 誰是未來的總統——亞倫·波爾還是你？

傑佛遜 國會會決定的。

漢密爾頓 (起立) 國會裡我有幾個朋友。我想，我可以左右他們的決定，贊成或是反對你。

傑佛遜 我很相信。

漢密爾頓 你相信？我倒不。傑佛遜先生，也許你覺得奇怪，有一部份人我怎末勸他們，他們寧可贊成魔鬼，也不贊成你。

傑佛遜 是的，這很有可能。

漢密爾頓 其實那樣的做法我也不贊成。我不贊成。我覺得很可惜的。關於大眾的福利的事情，必須用理智來判斷。不能情感用事。我相信我可以運動國會來擁護你，只要你同意我某些條件。

傑佛遜 唔。

漢密爾頓 (走上辦公桌) 第一：我要你絕對保證，保留我所有的朋友在政府裡的職位。第二：我要

求……

傑佛遜 (微笑。搖頭) 對不起。

漢密爾頓 你不答應？

傑佛遜 現在不是談交易的時候。我同情你的苦衷……

漢密爾頓 (大怒，大叫) 這是交易？你爲什麼一定要想到牛角尖裡去？

傑佛遜 用不着大叫大喊，將軍。

漢密爾頓（憤怒地來回走着）要是我高興，連你的屋頂都曠穿它！

傑佛遜（點首指向內室）我的外孫……

漢密爾頓 對不起。

傑佛遜 又像以前一樣了，將軍。

漢密爾頓 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局面的嚴重性？

傑佛遜 我知道。

漢密爾頓 我是來和你妥協的。我希望能夠轉變這一觸即發的緊張局面。可是這幾年來，你越老越頑固了。不過我不怕麻煩，要來和你談。

傑佛遜 我不能給人綑住了手脚當總統。

漢密爾頓 不用打如意算盤。你怎麼也做不了總統！我的朋友們今晚上要開會。你逼得他們推翻這次選舉，選任他們自己的人。

傑佛遜（冷酷地）這樣他們就是破壞憲法。

漢密爾頓 補充憲法。

傑佛遜（起立）是破壞，我說。（漢密爾頓聳肩，轉身欲下）你有沒有看見國會附近的民衆？

漢密爾頓 只要一顆子彈，他們就會嚇跑了。

傑佛遜 不要欺騙自己，我們的人民是嚇不跑的。（給他一封信）從曼麗爾來的。一千五百個人昨晚上開了會。他們決議：要是誰敢非法奪取總統的職位，他們就要全體趕到這兒來，殺死他。



（他檢出幾封信）賓塞爾維尼亞州麥基州長的……維奇尼亞州門羅州長來的。他們的民國隨時準備出動。如果你今天晚上推選選舉，明天早晨街上就血流血。

漢密爾頓 傑佛遜先生，我是一個老軍人。如果你不給我們一條路的話……

傑佛遜 你有路可走。立刻打破這僵局！你用力量動你的朋友，我勸我的朋友。選舉聖倫，波爾做總統。

漢密爾頓 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

傑佛遜 不，我老實願意這樣做。

漢密爾頓 你願意聖倫，波爾做總統？

傑佛遜 他是個優秀的人，有精力，有眼光，信任民衆。

漢密爾頓 天啊！你真發昏了！我知道他。他比我更看不起你的民衆。但是他裝得和你意見很一致。爲什麼？因爲他狡猾，無恥，全無人格！他只有一個原則，不擇手段，奪取權力，保存權力。

傑佛遜 那是另外一種看法。

漢密爾頓 那是事實。他當面對我說過的。說過幾次了。

傑佛遜 他對我說的，恰恰和你說的相反。

漢密爾頓 波爾已經破產了好幾年了。可是爲了這次競選，他化了很大一筆錢。你知道這些錢是那兒來的？



傑佛遜 我不知道。

漢密爾頓 你知道他在宴客的時候，討論什麼問題？他舉杯爲什麼人祝賀？你猜得到嗎？

傑佛遜 不知道。

漢密爾頓 祝賀供給他錢的人，祝賀每天和他一起開會的這個人的代表們。

傑佛遜 那個人是誰？

漢密爾頓 拿破崙。

傑佛遜 拿破崙？我不相信……

漢密爾頓 (自口袋裡取出文件放桌上) 這是證據，如果你需要的話。波爾是美國的好賊。他什麼都敢做。就像蜘蛛網不能束縛一個巨人一樣，他的野心是永遠不會滿足的。他一旦做總統，就破壞我們一切的組織。他完全爲他個人奪取權力，而且是永久的權力。他把自己造成一個獨裁者。

傑佛遜 我知道你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可是你以爲美國人民會袖手旁觀聽任他擺佈嗎？

漢密爾頓 是的，我不相信人民。但是他們會起來鬥爭的。我承認這一點。但那就是流血的內戰了！那也就是拿破崙所需要的。他會突然地襲擊我們——(用拳擊桌) 就像這樣！(長時間的靜默。傑佛遜拿起「證件」，細看) 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担心，十二萬分的担心這個國家的幸福。(漢密爾頓細視華盛頓的半身像) 是柯拉基羅毀的？

傑佛遜 (搖起頭來) 是的。

漢密爾頓 真好！我已經向他定了一個。（傑佛遜搖頭，嘆氣）怎麼樣？（傑佛遜放下文件，他放在  
而煩亂）你被欺騙了，我的朋友。

傑佛遜 （無力地微笑）我懷疑的是你。

漢密爾頓 懷疑我什麼？

傑佛遜 你想做我們的拿破崙。

漢密爾頓 當華盛頓死的時候，我可以做到。為什麼我沒有做？

傑佛遜 爲什麼？

漢密爾頓 波爾也曾惡意地問過我這個問題。也許你不容易明瞭這原因，但是請你理解。我也愛這個  
國家。我曾爲它在戰場上，議會裡，奮鬥過。拋開一切自私的個人的要求，我願意看到這個  
國家和平，富足和強大。（得意地）怎末樣？你能答應我的條件嗎？

（靜默）

傑佛遜 （痛苦地）我不能。

漢密爾頓 （走向辦公桌）我的神志還清楚。我知道應該怎麼辦。

傑佛遜 如果你這樣做，那末你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就會來的。

漢密爾頓 （取回文件）也許。也許這是我們在拿破崙和波爾的時代裡唯一的前途。

傑佛遜 那末我們會得到些什麼呢？

漢密爾頓 再見，傑佛遜先生。（走至門口）

傑佛遜（起立）我警告你，明天就要流血了。

漢密爾頓 喔，不，不會的。你看，我算得到你的，你一定會阻止流血的。

傑佛遜（忽然來了一股新生的勇氣）你錯了，我的朋友。

漢密爾頓（停頓，轉身）你會阻止流血的？

傑佛遜（走向漢密爾頓）我會參加戰鬥。

漢密爾頓 你？

傑佛遜（大聲）我。

漢密爾頓（回來，看着他，驚異）你真正想這樣做？

傑佛遜 我決定這樣做。我願意你我兩個人同歸於盡。

漢密爾頓 你嚇唬我。

傑佛遜 爲什麼？愛國志士和暴君的血，不就是培養自由所必需的肥料嗎？

漢密爾頓 你真變成了一個倔強的老頭子。

傑佛遜 誰使我倔強的？

漢密爾頓（譏刺地笑）那末我總算沒有白活。

傑佛遜 對了。（漢密爾頓凝視着傑佛遜）聽我說，漢密爾頓。

漢密爾頓 這是一個奇怪的……

傑佛遜 聽我說！我知道你愛這個國家。但是你從來就不懂得它。你怕拿破崙嗎？但是，這是不必要

的。拿破崙會死。他的暴政也會死，可是我們一定會活下去，一定會得到自由。你怕波爾嗎？假如波爾真想嚐試愚蠢的冒險，他一定會遇到我們人民的堅強力量而粉碎的，你知道，這就是你時常犯的錯誤。你從來沒有正確的估計美國人民的性格。你還是不了解他們。直到現在。

（長時間的沉默。）

漢密爾頓 我承認，我不了解。（坐下）

傑佛遜

（站在他面前，溫和地）這不是辦法，漢密爾頓。請你相信我。如其你真的愛這個國家，這不是辦法。我們的人民，由於純真的渴望自由，才起來革命，他們忍受了一切犧牲，遭遇一切的危險，決不是用他們的血肉來更換一個主人的。（語氣轉堅強）他們是要把自由完全拿在他們自己的手裡，再不讓一個人的腐敗的意念來壓迫他們。你決不能叫人民在暴政之下不喘氣地生活，你也決不能叫他們屈服於獨裁者的刀斧之下。你不能硬叫他們怕你，你也不怕他們對於政治的立場，我知道他們，我信任他們。我不怕他們獲得最後的勝利。

漢密爾頓 （動搖）我希望，我有這樣的信心。（搖頭）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我覺得自己迷糊了。一天一天地，我覺得對這個國家陌生了。

傑佛遜 但是你會經常同建立起這個國家的。

漢密爾頓 這兒有一股浪潮，把人們捲進了一種奇怪的命運裡去，不問你心裡願意不願意。我本來從不相信這一點的！可是你說，我也會幫同建立起這個國家的，建立起這國家的每一寸土地。

(停頓，他起立)而且，我必須承認，這個國家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成功。要是它還能生存的話——要是……

傑佛遜

當然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這個浪潮是無法抵抗的。你不能避開它。它是人類久已失去的自由的浪潮。你用什麼方法，也阻止不了它的。也許你可以歪曲它一個時候。可是最後，你一定會失敗的。運用暴力和高壓政策的老調子，你必然要失敗的。那些拿破崙，也許可以阻礙人類解放的時代，他們可能把這世界浸沉在血海裡。讓它流，流，流到最後，他們會流完了自己的血，倒下去，讓人類得到自由和自治。不，漢密爾頓將軍。這樣做你會失敗的。相信我。(他走向辦公桌，有力而乾脆地)我不能和你妥協，漢密爾頓將軍，讓你怎末樣去做。在這一點上我不能和你妥協。

漢密爾頓

(伸出發抖的手)自從我得病以後，我打槍也不準了。波爾像一條蛇那樣的冷酷，他又是我國有名的射手。我已經跟他鬥爭了五年啦。如果我這樣子走到他面前去。他一定會向我挑戰(譯註廿七)。沒有幾問的。我已經是一個死人了，但是至少你是誠實的。我強迫我的朋友打開這僵局。你可以當選總統了。你得了完全的勝利。

傑佛遜

這對於我不是個人的勝利。我自己原來並不需要做總統。現在仍然不需要。如其這會使你滿意的話，那末，我私人的事業已經擱置得太久了。如果我擔任了別的職務，還有時間可以補救，我也許不致於破產。如果我擔任總統。我一定會把我私人的一切都失掉，包括蒙得山羅在內，那兒有我的妻子和四個孩子的墳墓。那兒也有我年青時候的一切夢想。可是無論如何

！我感謝你——給我的光榮的痛苦。

（漢密爾頓鞠躬下，傑佛遜望着華盛頓像出神。）

幕落



景：參議院的會議廳。

傑佛遜，舉着手，在最高法院馬歇爾手裡取過就職誓詞。

傑佛遜 我莊嚴地宣誓，我要忠實地執行美利堅合衆國總統的任務，同時，盡我的全力，擁護和保障美國的憲法。

（馬歇爾將傑佛遜介紹於聽衆。傑佛遜緊張而猶豫地走向聽衆，四週一望。他的眼光投向蓓珊，蓓珊帶着傑夫和安妮得意地站在一旁，微笑，點頭。傑佛遜微露笑容。他轉向聽衆，開始演說，語氣猶豫）

傑佛遜 各位朋友，各位公民。我被選來擔任我們國家重任，我向在座諸君表示我衷心的感謝，感謝諸位對我的恩寵和重視。一個新興的民族，在寬濶而富饒的土地上發展着，超過了人類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速度——當我想到這個可愛的國家的卓越的目的，這個國家的榮譽，幸福和希望，我——我在這重大的任務面前感到恐懼。如其沒有諸位在我面前，我真會惶恐而退縮。所以我要求諸位給我指導和支持。讓我們在這紛擾的世界的苦難中，同舟共濟。

一個良好政府應有的政治綱領，是一切人民，不問地域，不問信仰，接受一律平等而公正的待遇。熱切關心的選舉權，絕對服從多數人的決定，遇事訴之公衆，這是民主共和國的要素原則，而訴之武力，就是專制主義的原則。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和司法獨立。這些是在我們面前照耀着的明燈，是我們在革命和改造時期的行動指針。是我們先賢的



智慧和先烈的熱血得來的。這些是我們政治信條，是我們公務員的試石金，如果我們偶爾走錯了路，或是發生了變故，那末讓我們立刻退回來，重新走上這條大道，這唯一到達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大道。在這篇世界動盪和激變的時候，在國外有着流血和屠殺的時候，這個激盪的浪潮，甚至會波及到這遙遠而和平的海岸，是毫不奇怪的。我們應該比別人加倍的警惕。我知道，確實有一些誠實的人，在担一個共和國的不能強大，而且這個政府也確實還不够強大。但是一個有充份實驗精神的忠實的愛國志士，會因為理論上恐懼失敗而就放棄一個使我們自由和強固的政府嗎？我不相信，相反的，我相信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使人民奮發圖存，把一切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爲當作與自己休戚相關的事情來抗爭。我相信這個政府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政府。我相信這樣的政府，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希望……

——幕落——

——全劇終——

## 傳 註

譯註一：傑佛遜時年二十七歲，與年輕美貌之富孀馮莎結婚。史傳傑氏於元且之夕，在山下與新婦行禮後，驅車上山，參觀其親自設計督造之山頂新屋。路過大風雪，車不得前。二人乃棄車於途，騎馬前進。如此新婚之夜，傳為佳話。

譯註二：此係表現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時之情景。傑佛遜為宣言起草執筆人時年三十三歲，為出席會議之維奇尼亞代表。

譯註三：大陸會議代表

譯註四：美國獨立戰爭以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勒辛登事件為肇端。第二次大陸會議舉行於一七七六年六月，時戰起已逾一年。

譯註五：梅迪生為南部維奇尼亞州人。

譯註六：阿丹姆司時為美國首任副總統。後繼華盛頓任第二任總統。

譯註七：華盛頓之第一屆內閣僅包容財政，軍事，司法三部。

譯註八：聯邦派 (Federalists) 為獨立戰爭後各州結盟討論憲法時產生的政派。在此以前美洲大陸並無正式之政黨。與此派對抗者為反聯邦派，兩派意見不同。前者主張美國須有一強力之中央政府，後者主張應更重視各州人民及州政府之自主權。聯邦派以漢密爾頓為首，代表當時美國東部及北部之商人企業家。反聯邦派後改稱共和黨（非即現代之共和黨，此黨係一八五

四年成立），以傑佛遜爲首，代表南方之地主及中小自耕農，和後來在西部發展的中下階級的人民和自由職業者及工人。

譯註九：納克爾（Necker）爲十八世紀法國財政金融家。一七七六年任法國財政大臣。

譯註十：時法帝國在美州佔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殖民地。

譯註十一：史哥婁將軍（Schuyler）爲獨立戰爭時重要軍事領袖之一，後其家成爲紐約州之望族。漢密爾頓之政治活動，實利賴之。

譯註十二：漢密爾頓生於法屬西印度羣島之尼維斯島。父爲蘇格蘭人，母爲法國人，係有夫之婦，終因限於當時法律，未能離婚改嫁，故漢密爾頓被視爲私生子。

譯註十三：費城爲當時美國之首都。

譯註十四：一七九三年英法在歐洲開戰。當時美國民衆反應甚強。商人及東北部企業家率多同情英國，而南方農民及城市技工則同情法國。華盛頓總統宣佈中立。法國駐美公使日納（Genet）向美國民衆公開宣傳，抨擊華盛頓。法國並利用美國港口爲武裝民船（Privateer）襲擊英軍之根據地。劇本情節即指當時民衆在聯邦派反宣傳之下，對華盛頓與傑佛遜之不滿所造成之混亂。

譯註十五：爲一河道口岸。蓋當時美國公路交通尙未發達，運輸均以水道爲主。

譯註十六：Germanatown 爲費城西北之一區域，原爲德人移殖者聚居，因而得名。

譯註十七：卽紐約。該地原爲英皇之弟約克公爵封邑，故名。

譯註十八：漢密爾頓在財長任內曾將憲法作種種有利其政策之新解釋，即所謂「內在權力」(Implied Power)等，以之建立國家銀行及徵收新稅。而傑佛遜等反聯邦派則以此等舉動視為違法。

譯註十九：時國會及內閣中要職，大半為聯邦派人士，對國事形成操縱。而漢密爾頓在內閣中之跋扈與擅專，更為傑佛遜所不能忍。卒至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傑氏辭職。

譯註二十：後反聯邦派人組織共和黨，以傑佛遜為首，除代表南方土地利益外，並擁有廣大之中下階級工農及自由職業者。

譯註廿一：Jacobin Movement 當時法國雅可賓黨正從事革命，反對者以暗殺黨目之。此處用以詆蔑傑佛遜者。

譯註廿二：是時傑佛遜任副總統。華盛頓死後，聯邦派之約翰·阿丹姆司繼任總統，為美國第一個政黨總統。是年適逢任期屆滿，舉行改選，時漢密爾頓雖已於一七九五年去職，但在政治上仍有絕大之潛勢力。仍一本其維護特殊階級利益之偏狹政策，大為中下級人民所不滿。阿丹姆司任內並曾頒佈不民主之法律數項，如規定戰時總統有驅捕外僑之權，認人民批評政府官吏為犯罪，因而引起人民之普遍不滿，劇中時間正當改選之前夕，聯邦派與反聯邦派雙方鬥爭甚烈。

譯註廿三：一八〇一年之選舉為國會所操縱。依據當時選舉法。選民在選票上寫下兩個人名，由國會最後表決，定其中一人為總統。是時民衆選舉多數傾向於傑佛遜，而聯邦派則推出約翰，

阿丹姆司爲連任候選人。國會中仍多聯邦派議員，相持不下。連續揭開選舉箱卅五號，遲至二月十七日。兩三月四日總統就職期已甚迫近，尙未解決，造成僵持之局。

譯註廿四：亞倫·波蘭 (Aaron Burr) 爲當時副總統候選人，係反聯邦派人。惟後因有叛國嫌疑受審。

譯註廿五：拉法伊脫會親至美洲參加獨立戰爭。

譯註廿六：傑佛遜爲建築學家，華盛頓城爲傑佛遜所設計。

譯註廿七：一八〇四年七月十一晨六時亞倫·波爾因與漢密爾頓競選紐約州長失敗，積仇向漢密爾頓挑戰，決鬥於赫特生河畔。漢密爾頓受重傷，翌晨殞命。

譯註廿八：一八〇一年三月四日傑佛遜身衣布服，自康拉特公寓所步行至參議院，就任美國第三任總統。爲民主主義勝利之光輝範例。此後傑氏連任兩期，至一八〇九年退休，一八二六年逝世。